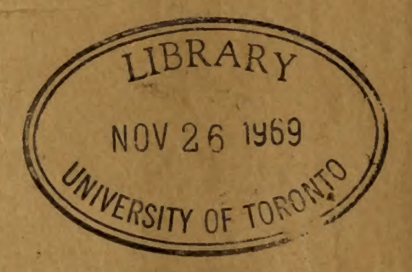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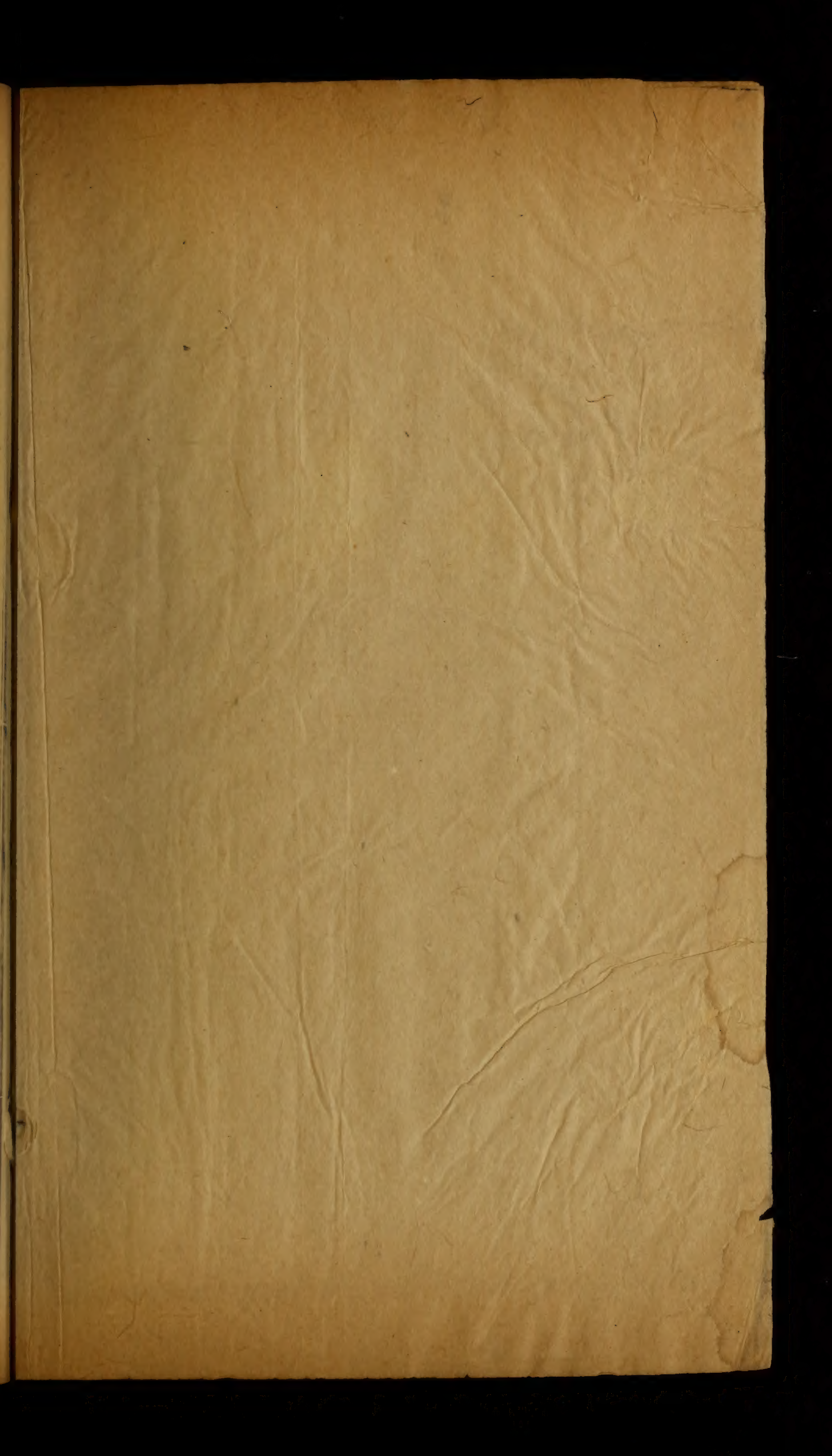
關聖帝君寶訓像註

二

BJ
117
K83
v.2





關帝寶訓像註卷二目錄

瞿嗣興　暗恤貧人　費　黃　富而恤貧

李登瀛　貧能恤佃

剏修廟宇

胡道人　誠修神廟

印造經文

陳之棟　印經解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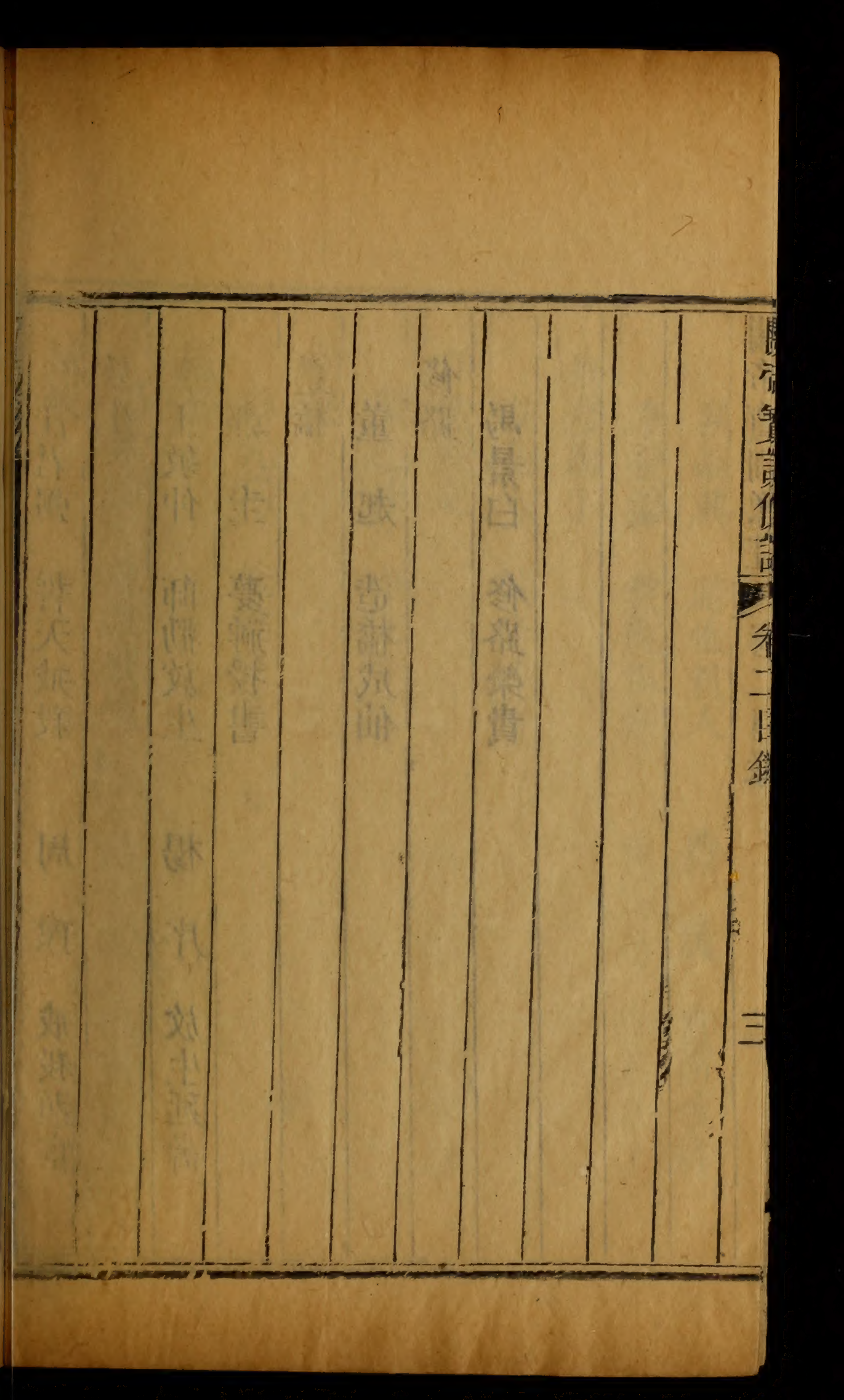
捨藥

蔡元璜　施藥登第

施茶

陽雍伯　施漿獲璧

戒殺



守王法

〔增論〕王法者。國家之定律。須行天下。令人知所遵也。而世有一種懵懂輩。不知法爲何物。乃昧而不守者有之。又有一種兇頑輩。明知法不可寬。乃玩而不守者有之。不守法。斯犯法矣。以至在家之人。而竟爲在官之人。無罪之身。而竟成有罪之身。諺云。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受繫受辱。顏面無以見人。而且一經法斷。輕則皮肉俱裂。重則性命不保。吁。王法顧可忽乎哉。惟守法自不犯法。此義。不但庶人。當知。凡爲紳士。更宜倍愼也。


儀型鄉國

明王之綸在京爲御史每寄書戒其子弟曰官糧早完佃租緩索有外侮宜忍不宜爭求說情宜辭不宜應王法森嚴凜不可犯惟恪守爲上耳子弟遵其訓邑人稱贊不絕後按院知其居鄉賢贈以扁額鄰近諸紳聞而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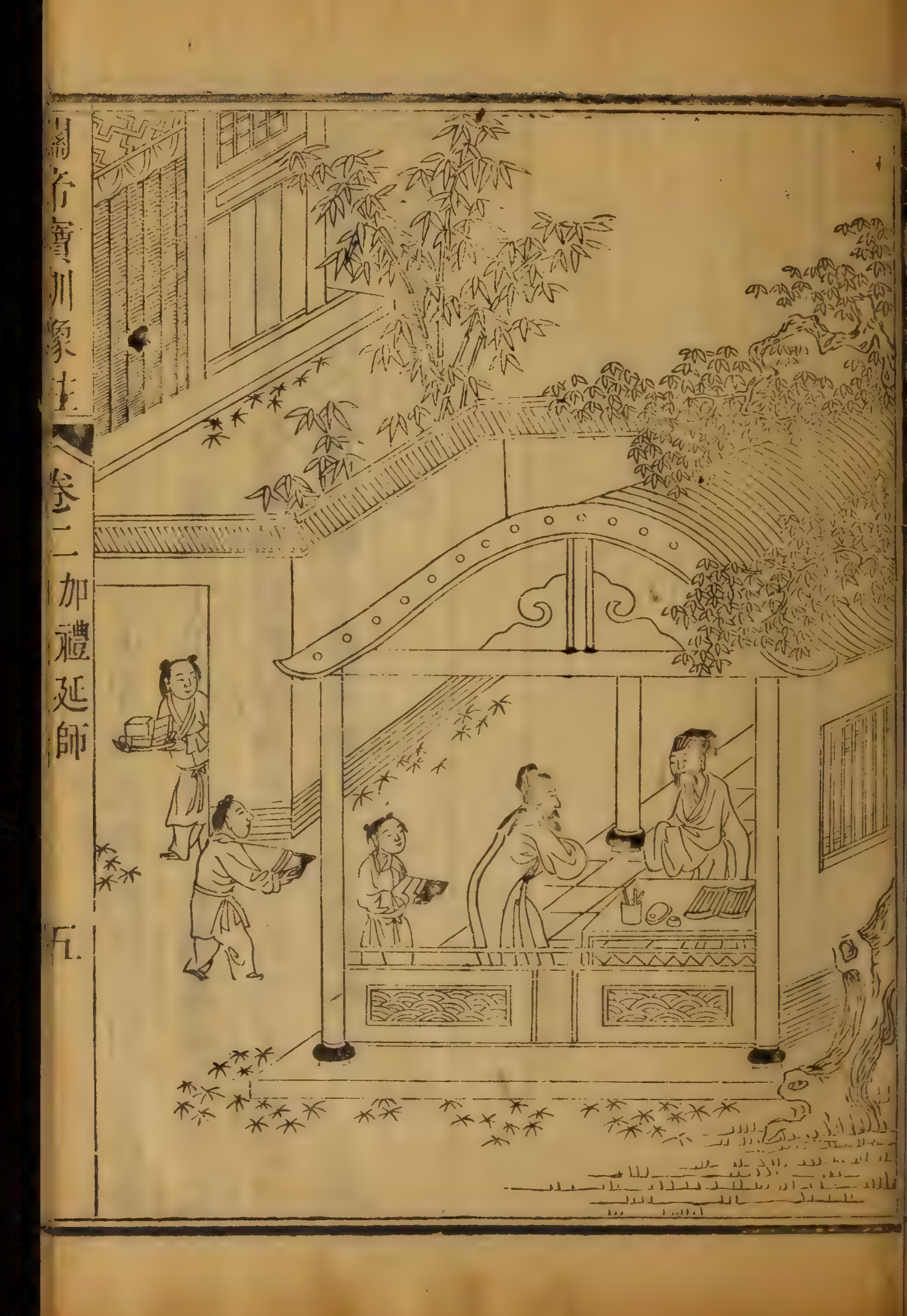
重師尊

〔增〕論師何以尊稱耶言其文章品行足以爲人之矜式故曰尊焉而世之延師者率多輕之以敦詩說禮之儒竟等於梓匠輪輿之輩猥曰其志將以求食也噫謬矣每見富厚之家以一器一物付人製造猶殷殷而申款洽況以子弟之成立托之於師何等關係而漫無隆儀厚誼耶必虛心以待之折節以求之寧爲過情毋爲不及情則尊師之道得而若人世獲書香之報矣





宋待制彭汝勵少常師倪天隱及官保傅迎天隱於家執弟子禮恭甚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且無子公爲葬其三喪又爲嫁女於同年進士朱渙不忘師於死後自不輕師於生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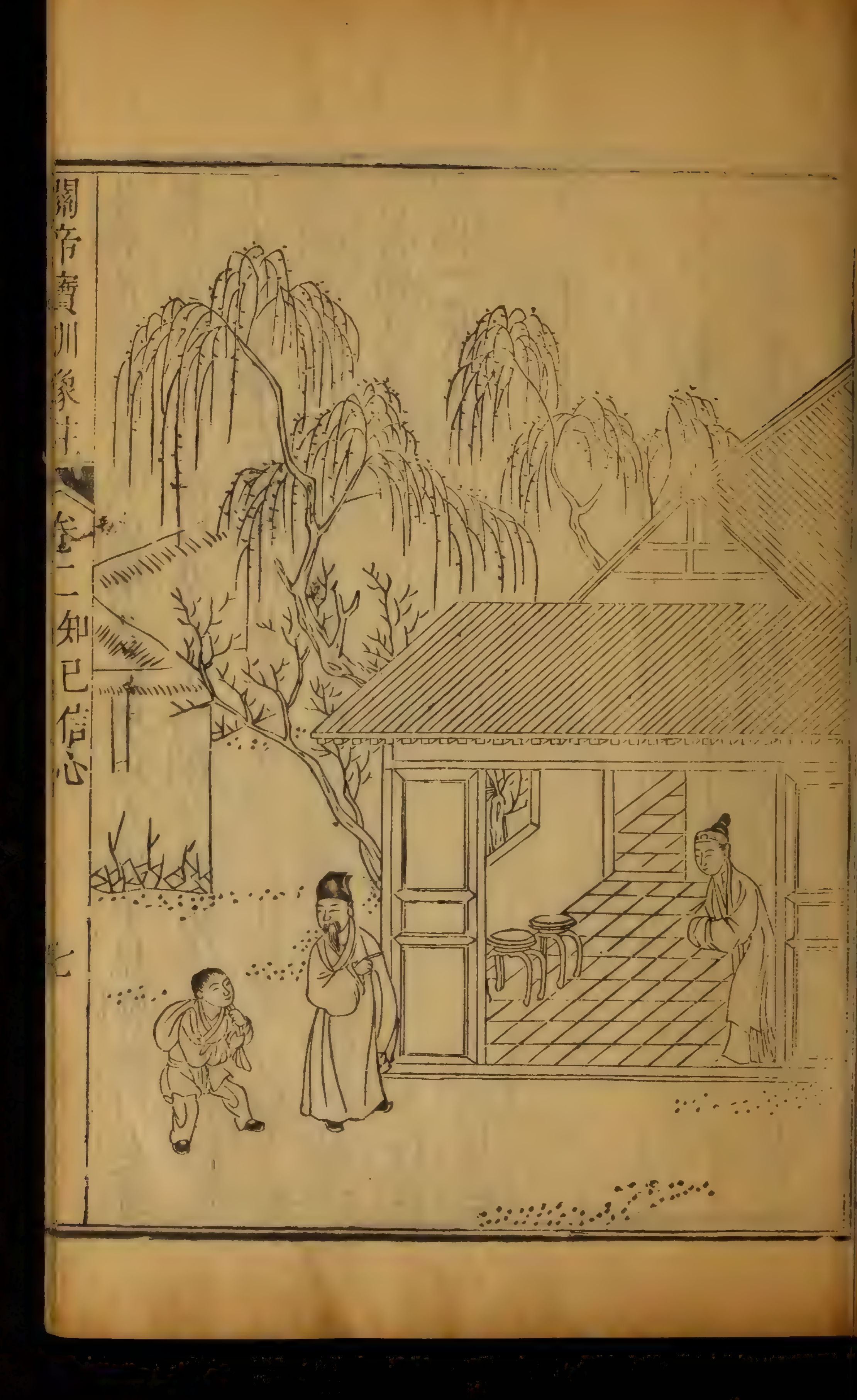


明韓天秀江西人每延師必卑禮厚聘預送三月束修令師安家得以盡心教我子弟於束修外衣帽菓餅等物甚頻餽送遇師有急難事破格厚贈凡師辭館時又送三月束修師多辭之秀曰師今閒居聊爲三月費也後二子俱中式書香甲於一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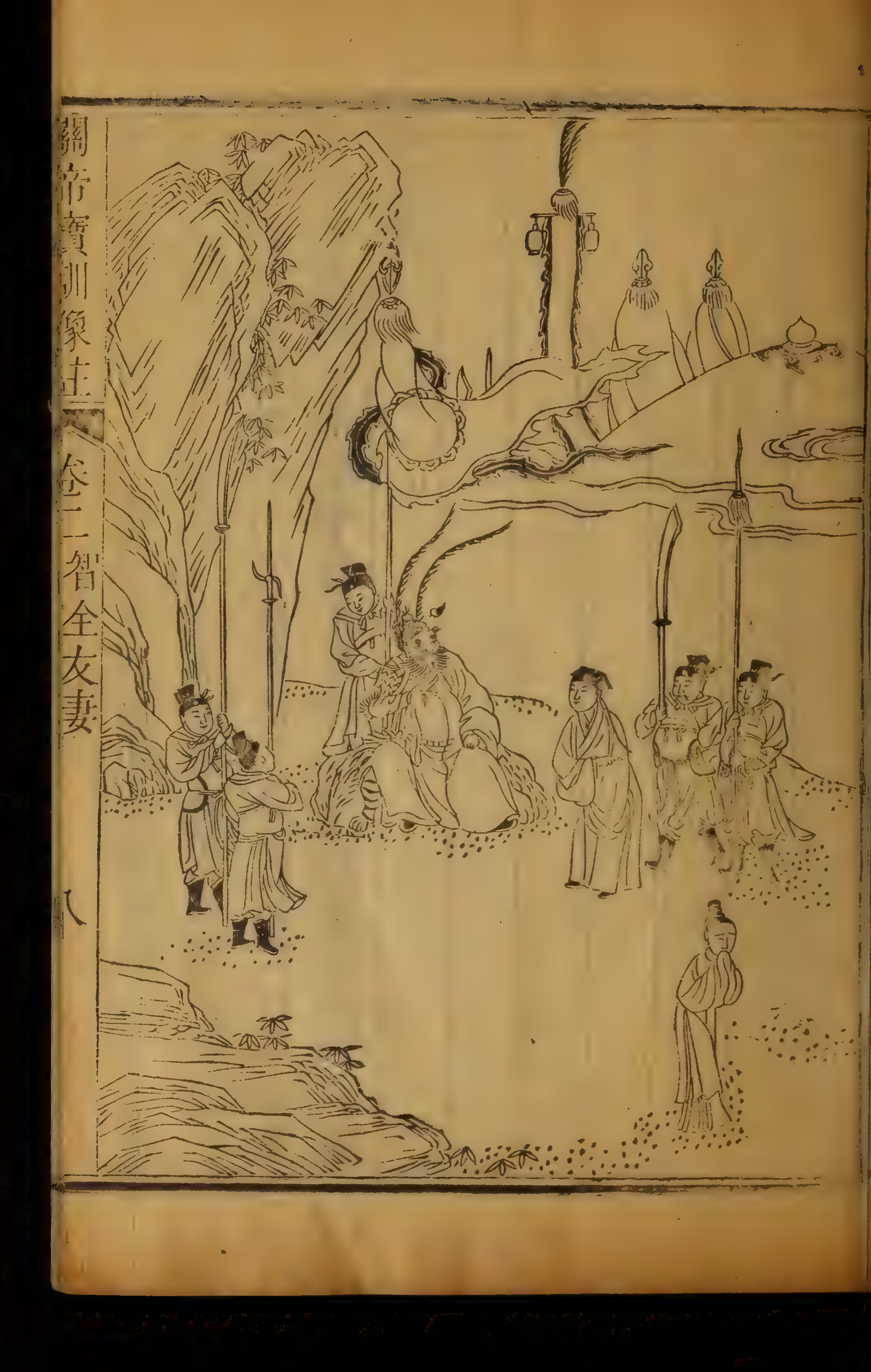
信朋友

【增論】朋友乃五倫之一也人少長出就外傳必有年相若者彼此往來而朋友自此始嗣後年愈壯友愈多若求善與人交之道厥惟有信之一字信者不欺心不負心之謂也一則驗之於窮達之境一則驗之於生死之關一朝富貴不忘貧賤之交凡舊日相與莫逆者每延而致之爲伊謀安全計久遠而不僅托諸空言斯爲尚義之君子乃信之不以窮達而易者也或不幸而友亡凡一切身後之事伊親族所不敢擔荷者慨然以爲已任即遠隔河山必千里寄書詢其父母何依妻子何託但可以釋其苦而分其憂者盡心力而爲之斯爲尚義

克終之君子乃信之不以生死而殊者也噫今之交情日趨日下矣有若此其信人乎吾將歌之詠之以愧夫朋友之不信者



朱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他日欲以妻子託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亡後。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乃如此。暉曰。張君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矣。嗟乎。朱暉之德。固不待言。張堪之識。洵為巨眼。錄此并以告擇友者。不可不慎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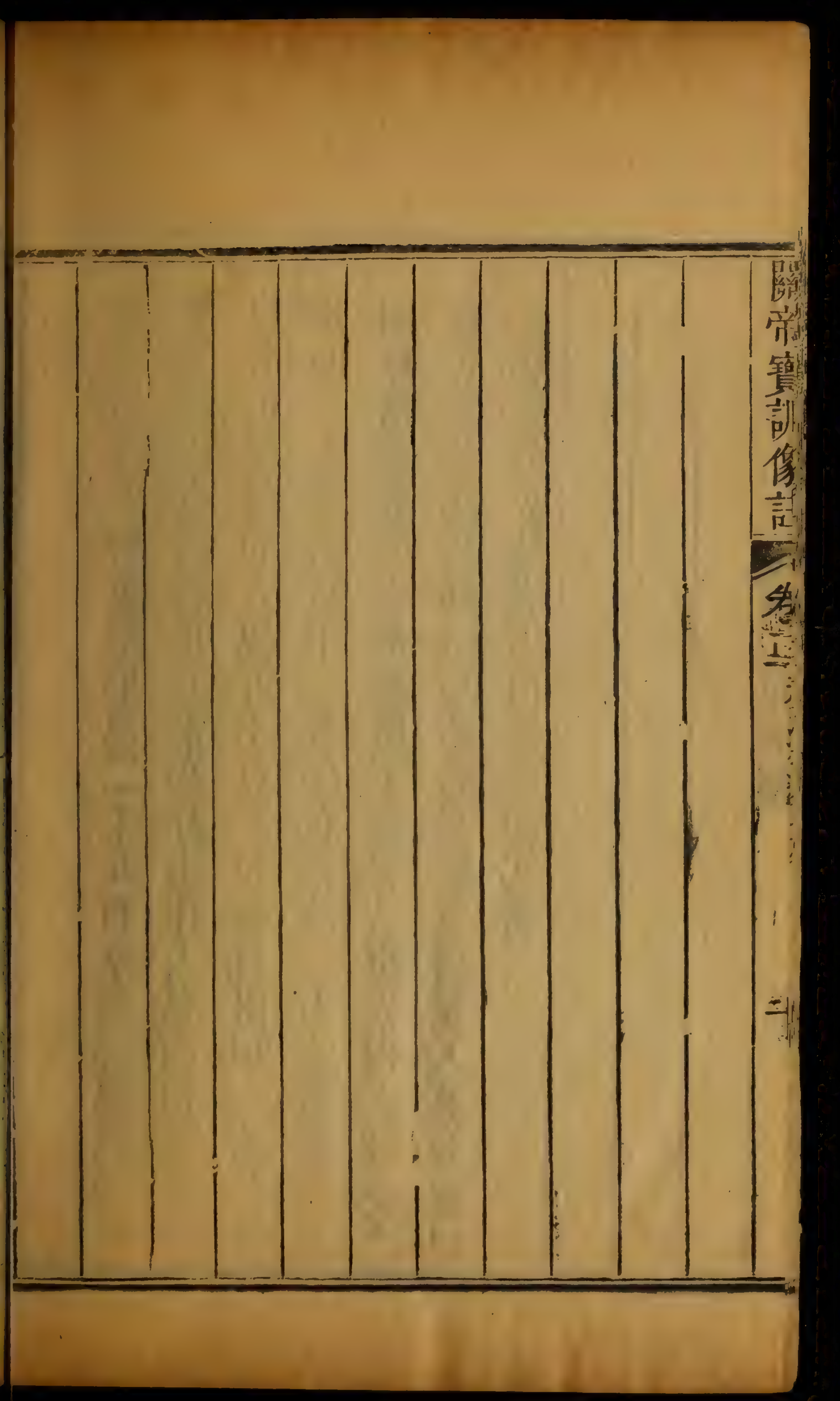
明鎮海諸生汪一清。嘉靖辛酉。廣東張璉作亂。清爲所獲。已而賊執一婦至。清視之。則友人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氏。請無汚。以待贖。否則吾與妹碎首於此。若曹何利焉。賊因并清閉置一空室中。昏夕相對。匝月始贖去。後清子弱冠登第。



明高玉亭先生。爲副憲時。有朋友來謁者。必整衣延入。嚴諭門僕不許妄回一人。查出妄回一人。立刻朴責驅逐。其夫人曰。門僕揹不通報。固可恨。但朋友多向爾訴窮。似亦有少見公歎曰。彼雖訴窮。吾量力資助。設法周全。亦是陰騭事。不可縱僕拒人。令友寒心也。後公壽八十。子孫簪纓不絕

和鄉鄰

〈增論〉何言乎鄉與鄰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鷄鳴狗吠。聲相接而夜聞者也。五家爲鄰。出作入息而相識而日見者也。地邇而人親。可不與之和歟。且財甲一方。卽宜扶助一方之貧。勢甲一方。卽宜拯濟一方之難。匪若是則無情無義。必爲鄉鄰所不齒矣。若復傲慢之。疎絕之。侵奪之。又爲鄉鄰所切齒者矣。縱富貴驚人。其如衆口之怨罵何。故特表而出之。曰和爲貴。





陳緒昌福建人六旬無嗣值歲荒里中多不能糊口昌買糧借給之命俟豐收償還率以爲常鄰里數百家祝昌早生貴子賢孫後生一子爲翰林孫爲刑科都給事中

別夫婦

[增論]夫婦配合孰不以爲天緣之所湊哉然其閒有善緣焉有惡緣焉其在善緣夫過愛其婦婦過愛其夫所謂終日嬉樂者是也若在惡緣夫無情於婦婦無禮於夫所謂終日詬詈者是也凡此又何足以言別耶所貴乎別者夫表刑于之化婦修順從之德一正外而不干內政一正內而不豫外事乾剛坤柔適符唱隨之義如此而家道有不興隆子孫有不繁衍者乎至於婢妾切莫輕納倘正室不能賢淑而勉強爲之非致夫婦之失歡必致婢妾之失所其閒有隱過焉可不慎歟惟年逾四十無子而正室不能生育者是不可不爲善全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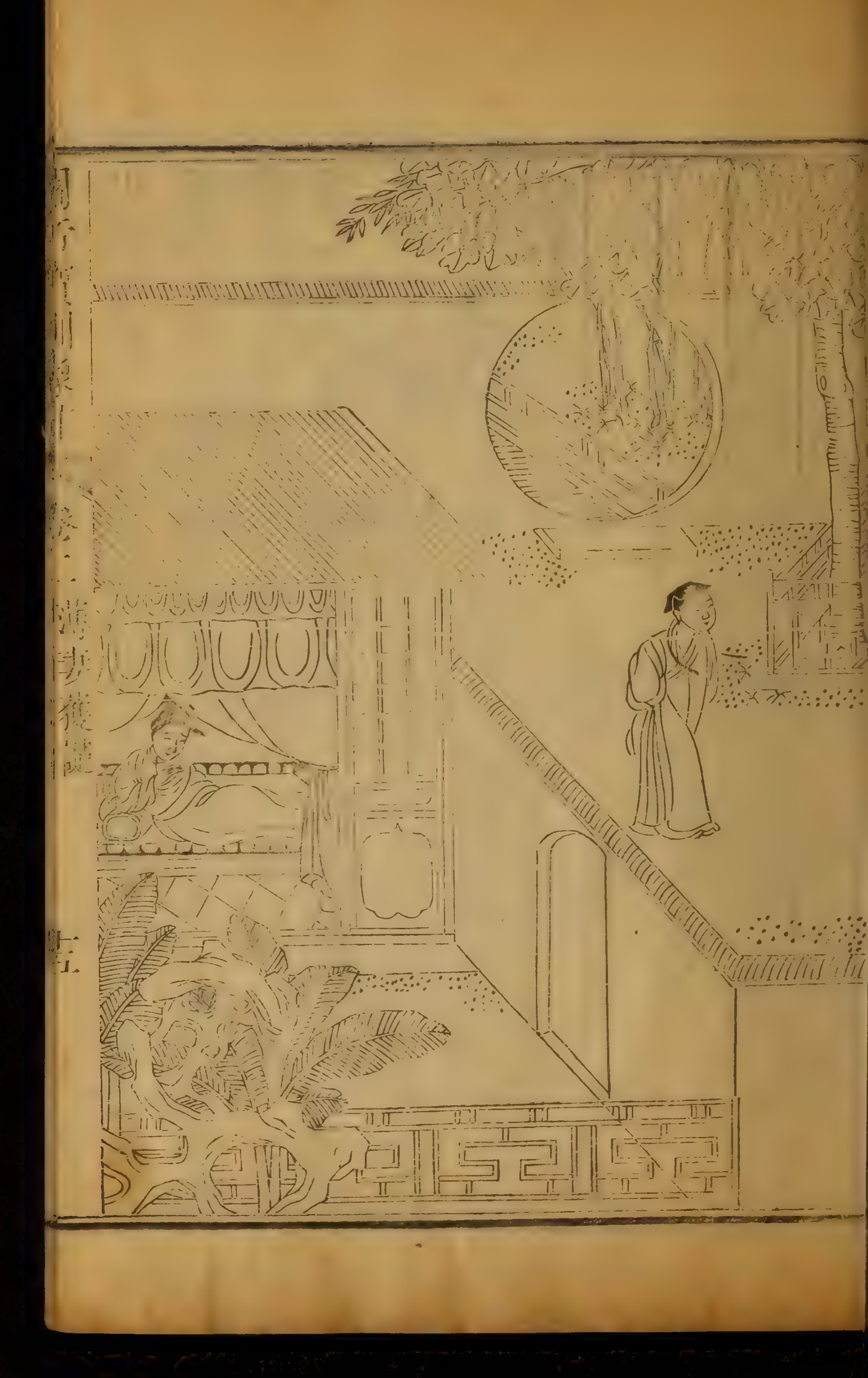
昔人云一夫一婦天下之正道孤陰寡陽人間之缺陷無子不可無妾有子多妾何爲或娶妾久而無出者恐負彼青春未免閨怨又當及時爲之覓良配而成室家免了多少孽寃解却多少纏縛至精氣漸衰年華漸邁對青鏡而自生愁歎尚間嬌柔悅汝乎若婦人事夫柔順爲德夫有父母孝以承之夫有兄弟和以處之夫有親族禮以待之夫有婢妾莊以臨之恩以御之婢妾有子撫如己生或爲繼室夫有前子愼勿漠視持內政之綱作中饋之主勤儉操家恭默自處凡事不專稟明夫子勉夫爲善阻夫爲惡如此而丈夫有不愛敬賢妻傍人有不欽誦賢婦者斷無是理也



明蘇汝惠。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爲聘定一女爲妻。甫五歲未半載。惠母亡。妻長大。貌陋足跛。惠娶婦歸。琴瑟甚調。一友誚之曰。聞汝婦面目可憎。何不再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戴簪環。皆吾母故物。若少一憎之。是忘母也。情近於貪色。罪幾於不孝。吾何忍爲。友人改容起敬。後惠由武生出仕。官至總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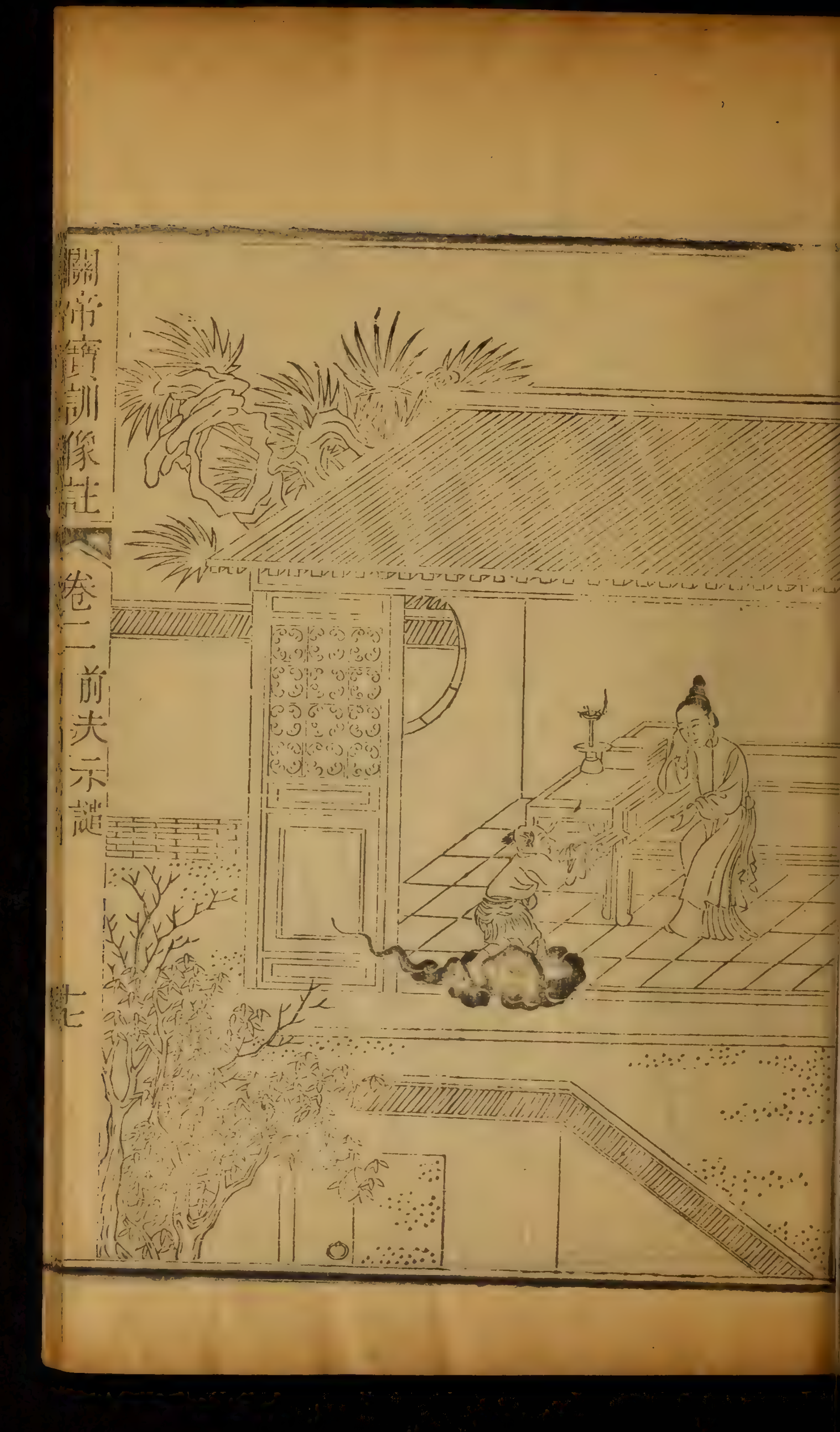
明曹鼐幼家貧常嗟嘆其妻勸之曰嗟嘆無益男兒當自強也從今汝奮志讀書我績紡供汝膏火公曰諾後中狀元有同年欲代爲買妾者公貽以詩曰未配糟糠不下堂史傳此語義非常今人堂上夫情薄未若更言不下牀同年佩服不已公後入相土木之難盡節謚文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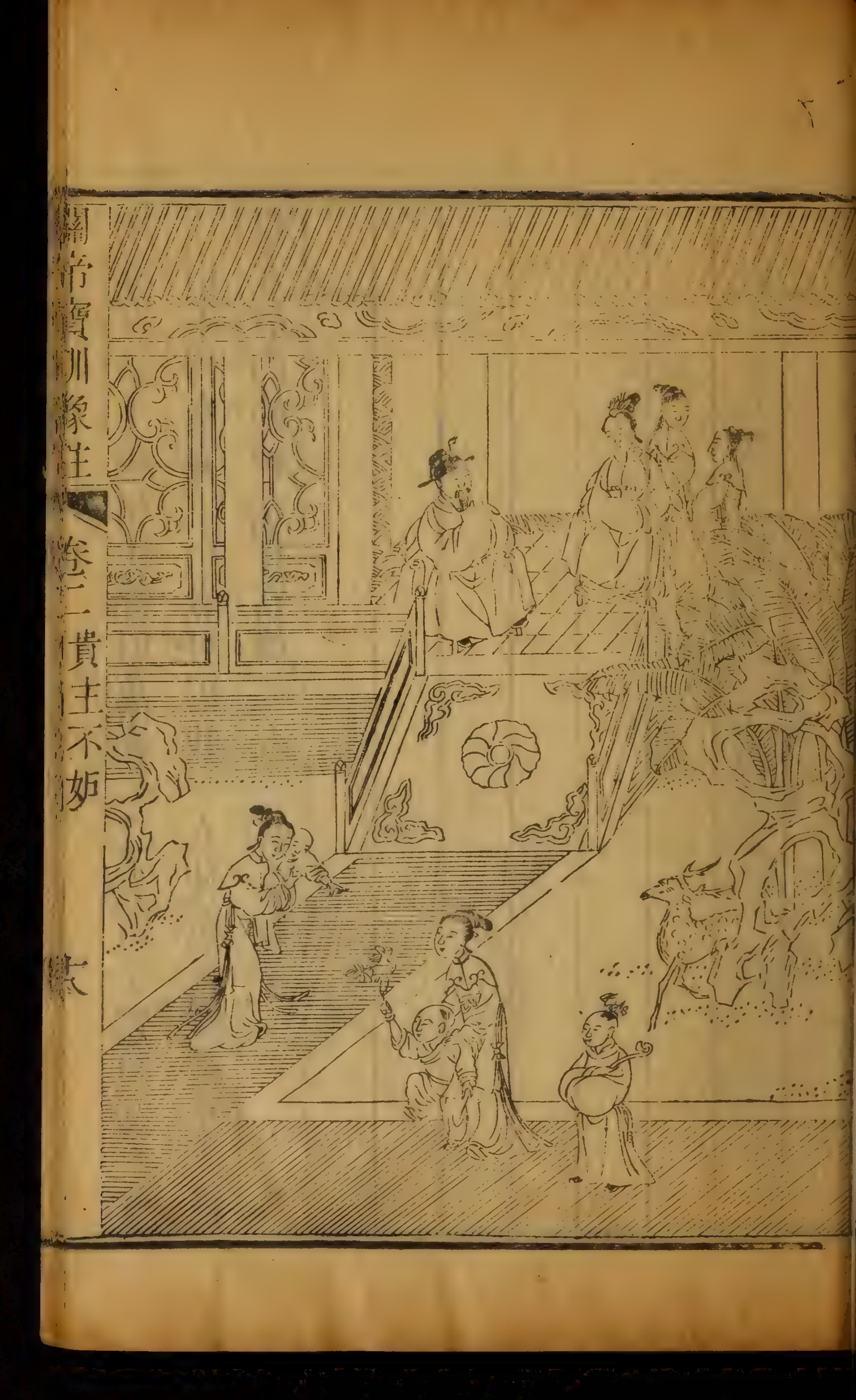
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自恨不得富家女為妻悔之遂日勝隔不復同衾其妻鬱鬱成疾數歲堂不一顧妻亦飲恨臨終隔窗呼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耶堂終不顧及妻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為厭勝以土器盛其首兼以木柳条束縛其尸而瘞是夕其妻托夢與父曰女詎非人生懷愁抑死受厭勝然帝亦以女故許報復盡矣明年堂果卒


蔣康斋方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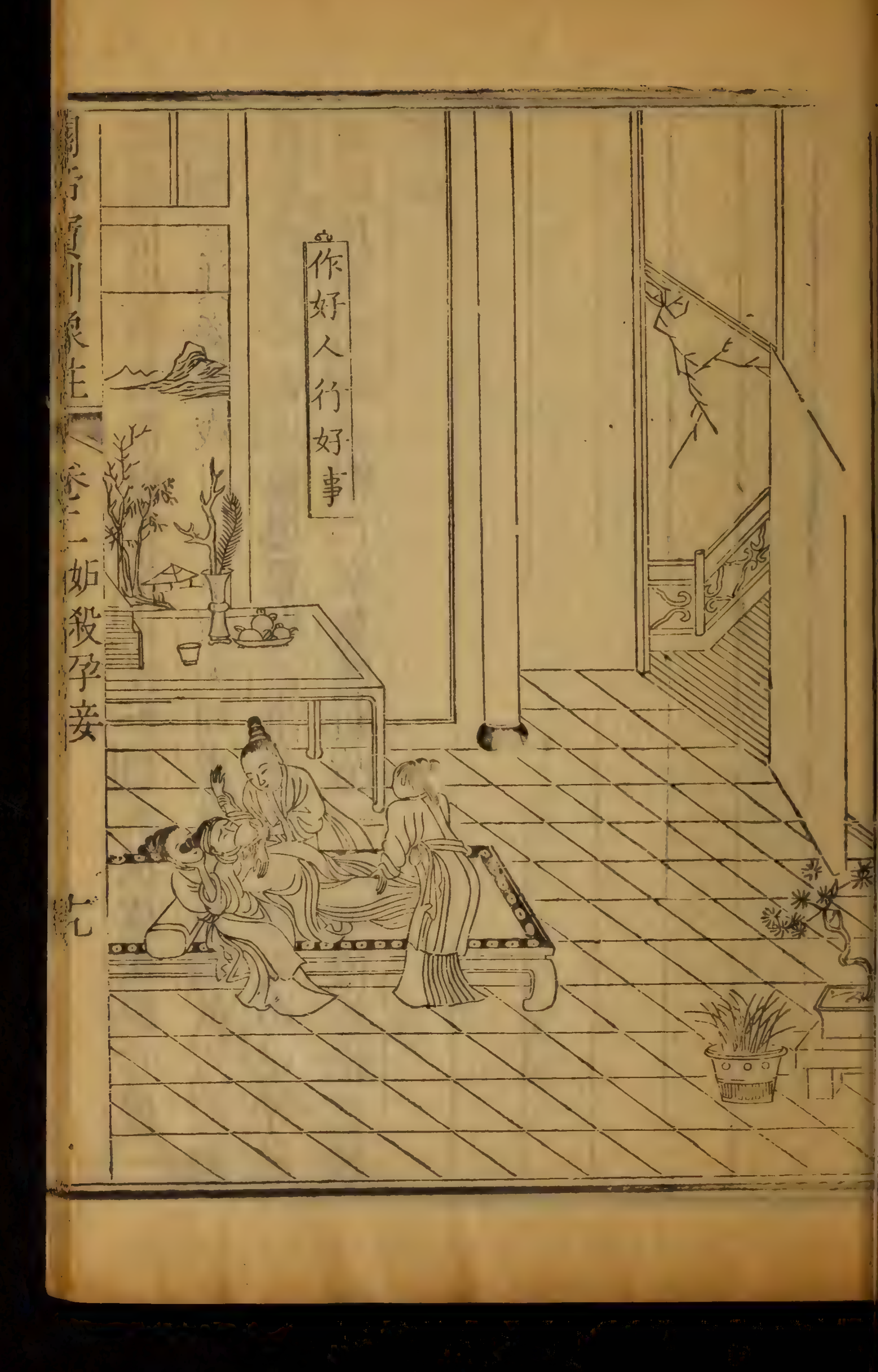
張孺人者。醫正蔣康齋之配也。康齋素貧。以醫自業。家事有無。一切不暇問。張孺人躬摻筦鑰。撙節。盈縮。化匱。爲豐饗賓客則躬。潔。酒餚。勸女工。則親率紡織。康齋以是無內顧之憂。晚年受諸子供養。每進豐膳。必戒曰毋以吾故耗產。撫諸子孫及婢僕。顏色溫然。未嘗有叱咤聲。年八十餘。耳目行動如常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前言。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攜貲改適一日。陸方暮獨坐。恍見一卒投書視之。則宛然前夫筆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遂棄我之田疇。攜貲財而遂去。不惜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對理於幽府。陸媿駭流汗。未幾。而卒。



明瑞安公主適駙馬都尉萬煒。久之未有子。定制公主無所出。不得畜妾。主曰。豈可因我一人。使萬氏無後乎。入啟皇太后。白於神宗。擇宮婢二人去。煒生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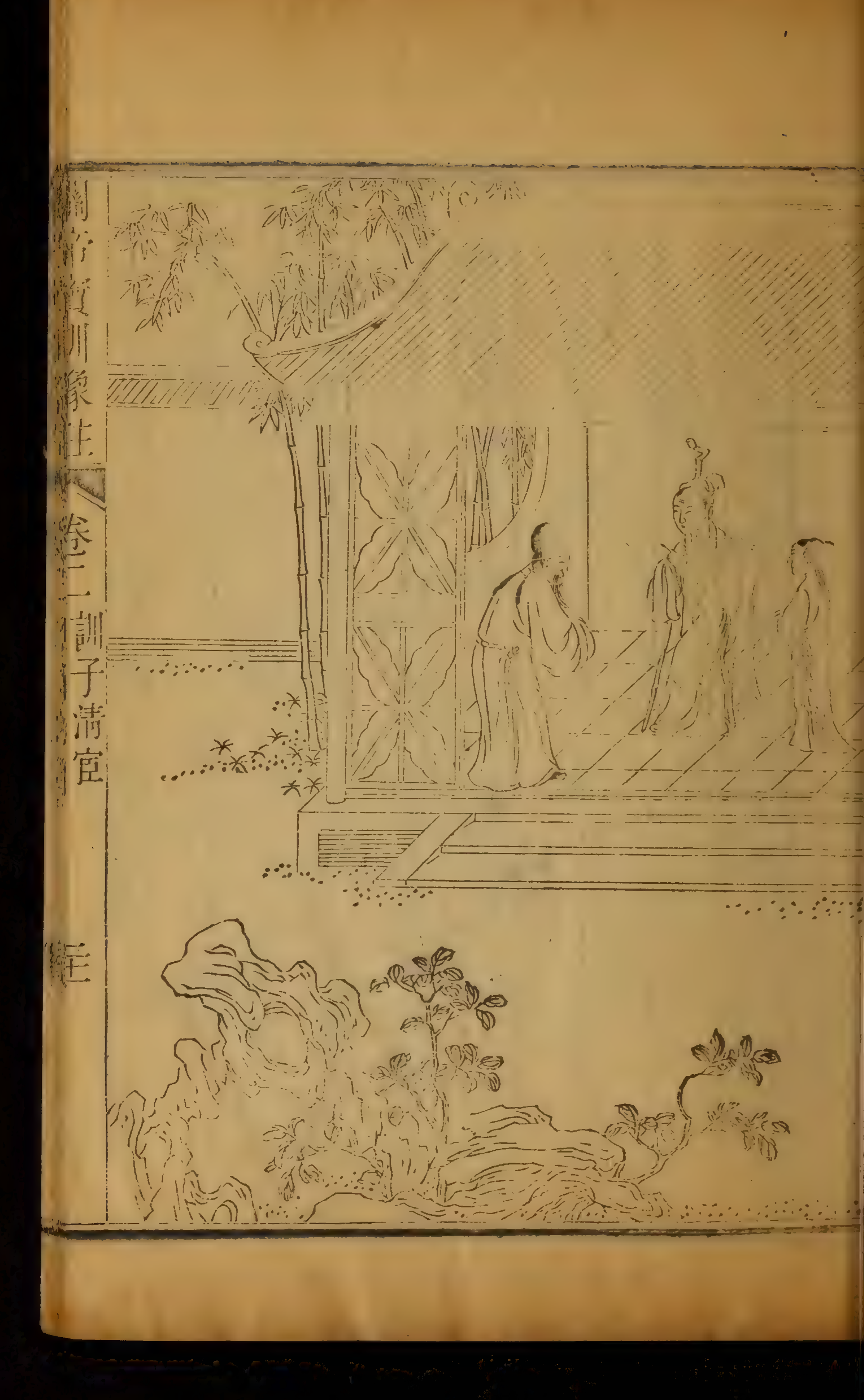

作好人行好事

湖廣岳州衞趙指揮妻徐氏。悍妒。趙本孤族無嗣。嘗置一妾。徐虐其妾。經歲月不令與夫同處。及妾有娠。飲以峻劑。墮胎皆隕焉。徐氏後患腹疾。譫語既為妾聲。又為兒聲。羅苦數月而死。趙亦繼亡。家無噍類。噫。一妒婦而斬絕世勲。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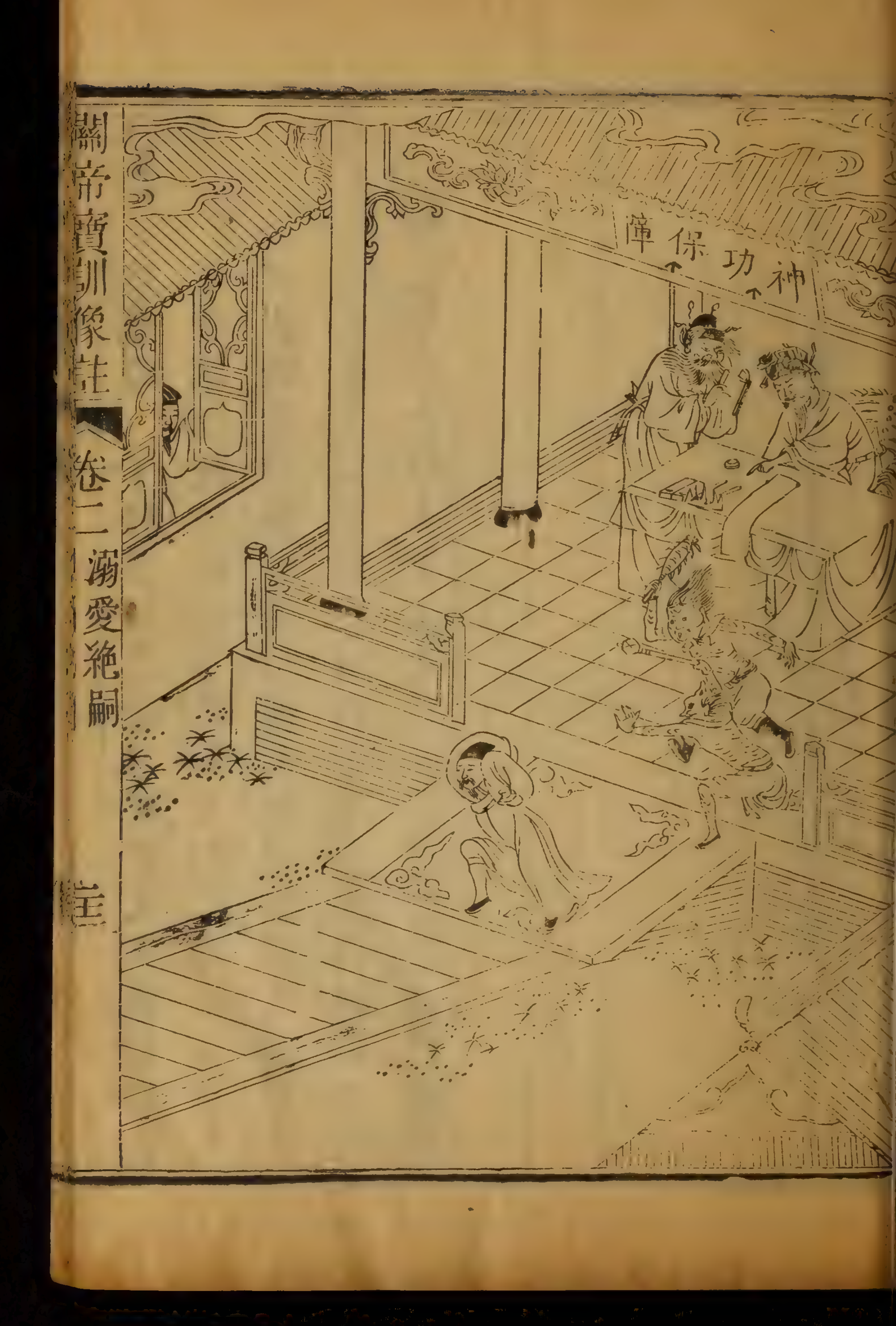
教子孫

堉論子孫繩繩而起宗祧喜有託矣而特患其逸居而無教也無教則即於輕薄流於癲狂乃家門之玷也甚至淫賭共行囹圄頻其性又家門之大辱而大害也必教之以正勿游手而好閒也勿狐朋而狗友也勿縱酒而漁色寡廉而鮮恥也而且令其好善惡惡以端其本令其誦詩讀書以成其名令其取古今之嘉言懿行以廣其意令其法聖賢之文章道德以高其品凡此皆所謂教也而子孫果率教惟謹窮則爲俊士達則爲良臣自慶衍於無盡矣





唐崔元暐爲郎其母盧氏訓之曰吾見姨兄辛元馭云兒子仕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云貲財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銀物寄其父母伊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果祿俸餘資誠一美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元暐奉母訓以清忠爲一代名臣


神功保障

涿郡王瑤溺愛二子任其放恣養成惡性父不能制時告諸官二子次第俱死遂絕後及瑤死次年二月十五日本處城隍司祀劉進聞廟中聲喧披衣起視從壁孔窺見王瑤持狀求清明祀城隍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嗣誰可供祀令鬼卒驅之瑤大哭去次日訪之乃知瑤死已歲餘矣



程母侯氏程大中公珦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子之母也。母事舅姑。內外閒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閫或悖焉。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貧賤雖殊。人則一也。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令其悔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故二程夫子飲食衣服。一無所擇。學成大儒。大程官至御史中丞。二程官至侍講。一代名儒多出其門。配享孔廟。封爲伯。後世稱程母之教不衰


卷二 臨刑救母

昔有一巨盜臨刑。其母來餽食。盜嚙母之臂至流血。而人曰。我今日之死。實母致之也。吾少時取人一針。竊人一草。母從無禁阻。反懽喜之。積久成習。豈慮有今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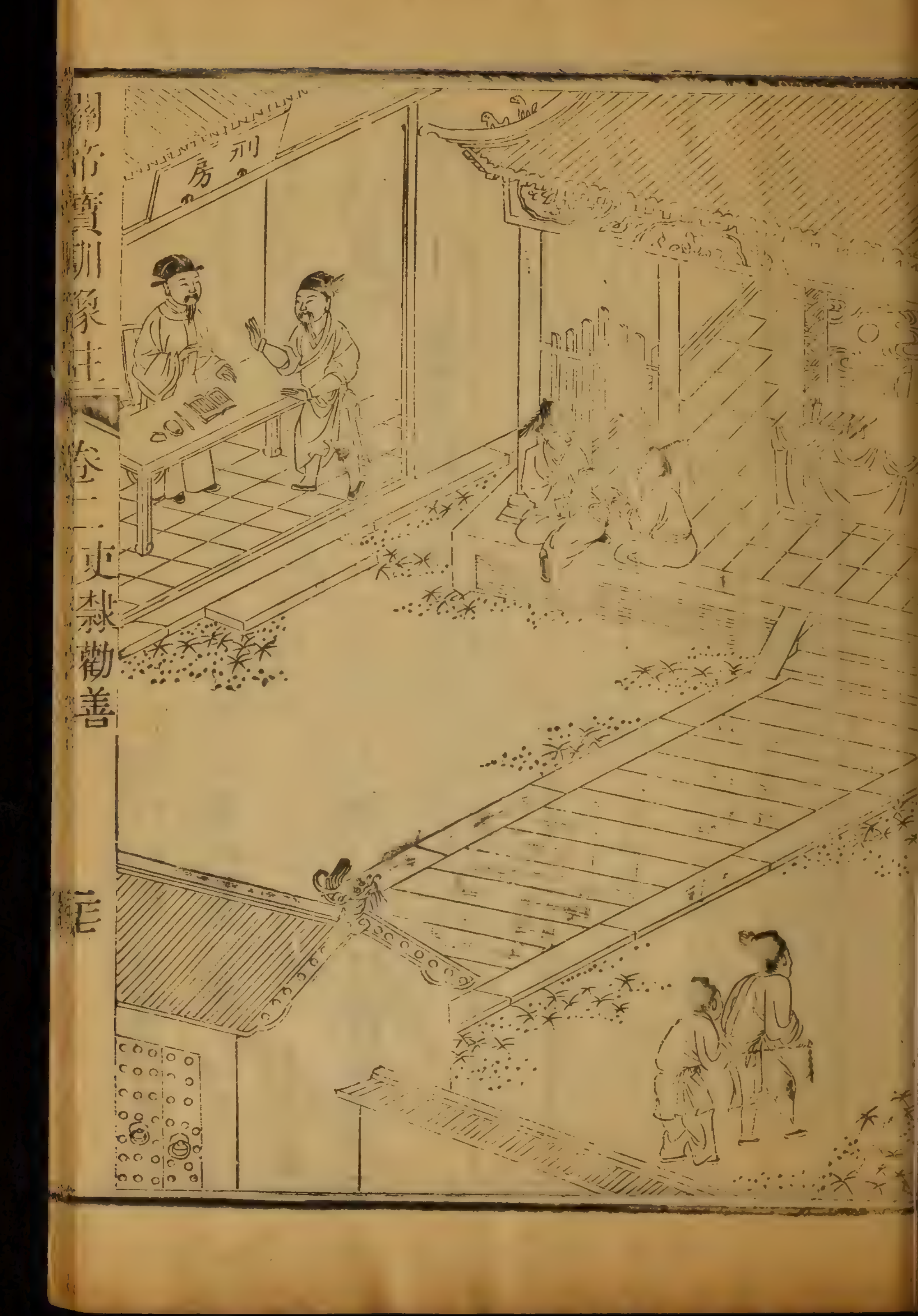
時行方便

【增論】善事多端。方便第一。有財有勢。固易舉行。若無財無勢者。豈遂不能行方便歟。日行日用之方便。在或閒談雅論。引起人之善心。遏抑人之邪念。成就人之美事。掩藏人之陰私。提醒人之迷誤。解釋人之怨仇。皆隨口方便。而陰騭實寓焉。至於片言數語。立活萬人。現救萬命。除千年之害。垂百世之利。又方便之大。而陰騭之難名者矣。噫。無論方便之大小。但使念念常憶。刻刻不忘。且不使人知。不令人感。久之自然上格穹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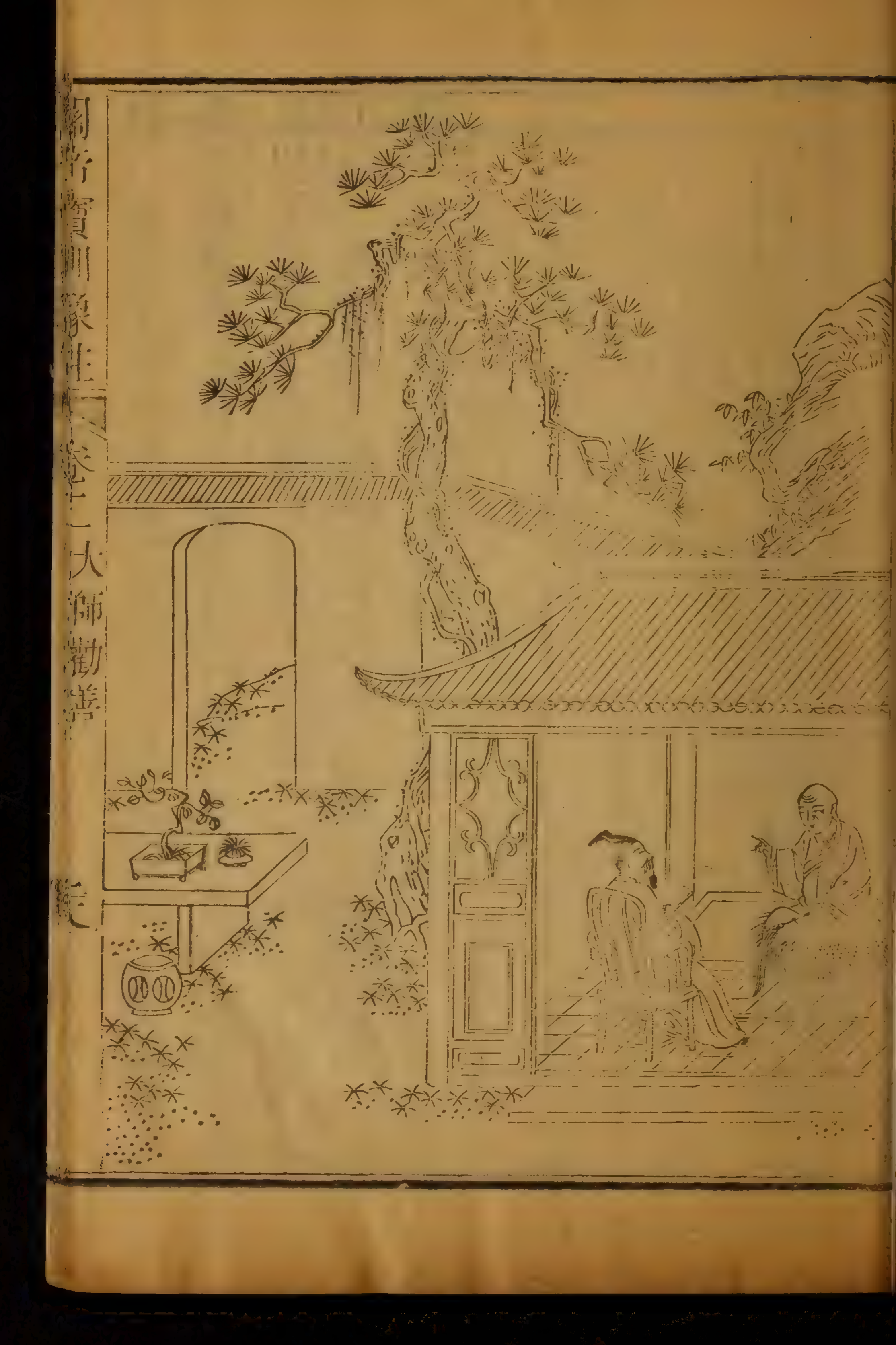




明袁得賢太學生。浙江人。赴京訪親不遇。流落報國寺寄趾。同寓李某新補廣東郡守。憐而食之。因順路帶回鄉。李精算子平。一日為賢看命。謂曰。汝命孤貧。非僧道則乞丐。當努力修省。以造命。賢曰。無錢行善。奈何。李曰。汝口才過人。肯行方便。善自難量。賢從之。到家日講方便事。行越五年。掘地得銀。從此致富。因訓其子曰。天定爾翁孤更窮。春生口角命旋通。兒曹傾聽還牢記。方便原來最有功。後二子俱登仕籍。


刑房

明上元縣李中美爲皂隸存心仁恕好行方便嘗曰公門好修行與刑吏朱某善勸吏曰本官親信汝若不行方便是入寶山空手回也吏歎曰我尚知文義似汝一字不識竟能道此語心實佩服二人遂聯爲姻相勉行善後吏之子年二十歲進士隸之孫年十八登鄉薦



明與文英平生好勸人爲善。每令人厭。友譏之曰。爾勸人爲善。究竟善在於人。于爾何益。何苦令人厭耶。文英不悔。後問于聽雪大師。師曰。吾聞之經云。一人勸一人作福。兩平分。一人勸九人作福。十人分。理可深信。義可類推也。若謂勸善無益於己。豈不謬哉。

廣積陰功

增論凡立言行事有裨益於人者皆謂之功裨益於人而彼此相忘於不覺者謂之陰功大之而天下後世蒙其澤小之而鳥獸草木順其性陰功之量廣矣哉所貴乎能積之也居得爲之勢有可用之財誠心而行之其功固易廣也即無財無勢而矢心以勉之竭力以爲之凡一言一行無非濟人利物之思一動一靜罔有自私自便之謀至誠恒久將見日計之而不足者月計之而有餘矣月積歲積始猶有人見爲功而已尚覺其功者迨其後已不自覺其功而人亦並忘其爲功矣故有時揚人之善成人之美固功也即有時折人之短辱人之

身。亦安往而非功耶。廣矣哉。向非有以積之。何克臻此。人之有心於陰功者。其亦廣積之而可乎。


給粮
冊籍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流入京東。弼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括公私閒舍十餘萬區。散處之。使便薪水。明年麥熟。計遠近授糧使歸。獲生全者五十餘萬。公位極人臣。名垂不朽。


帥

宋曹彬。忠誠事君。謙退自處。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爲不可。有獲婦女者。悉訪其親還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前後全活。不可勝計。後公子璋琮璨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貴盛無比。



鄞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存心仁厚時縣宰嚴肅偶打一囚血流滿地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此人悖理不由人不怒楊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顏楊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堪憐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菜色可掬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之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阯爲南北吏部侍郎次孫四川廉憲俱爲名臣



夢接前賢

國朝趙遂大典八年十六入學帶眼疾進場以致左目內障醫言十五年後傳至右目又夢神告以壽不及四旬心憂之誓行陰隲以造命康熙癸卯春借友人園讀書有鄰女來就公峻拒之旋移去是秋中式初選保定教授日誦感應篇一言一動恐犯太上之戒每飭子曰人不怕見閻王只怕見閻王說不得話耳一夕夢人揖之曰君袁了凡也汝誦感應篇能身體力行將來福壽汝當如此行自有好處公曰吾左目障恐傳至右目奈何答曰不育於心斷不育於目也後陞陝西米脂縣知縣滿正鎮秋次子如升年十八登鄉薦公左目忽一日重明享壽六十三病劇見童子持幢旛來迎談笑而逝

救難

【增論】悲哉人之陷於難也百計求之而莫能脫將遂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耶夫人之所以不能救者大抵以無財無勢不足以救之耳我若有財有勢固當竭力救之倘我亦復無財無勢又惡乎能救之哉然而未可已也直當引爲己難低首下心轉懇夫有財者而借其財有勢者而藉其勢迨財勢兩得而更日夜代爲之謀務救其人之得脫於難而後已此其心豈望報耶而天必將有以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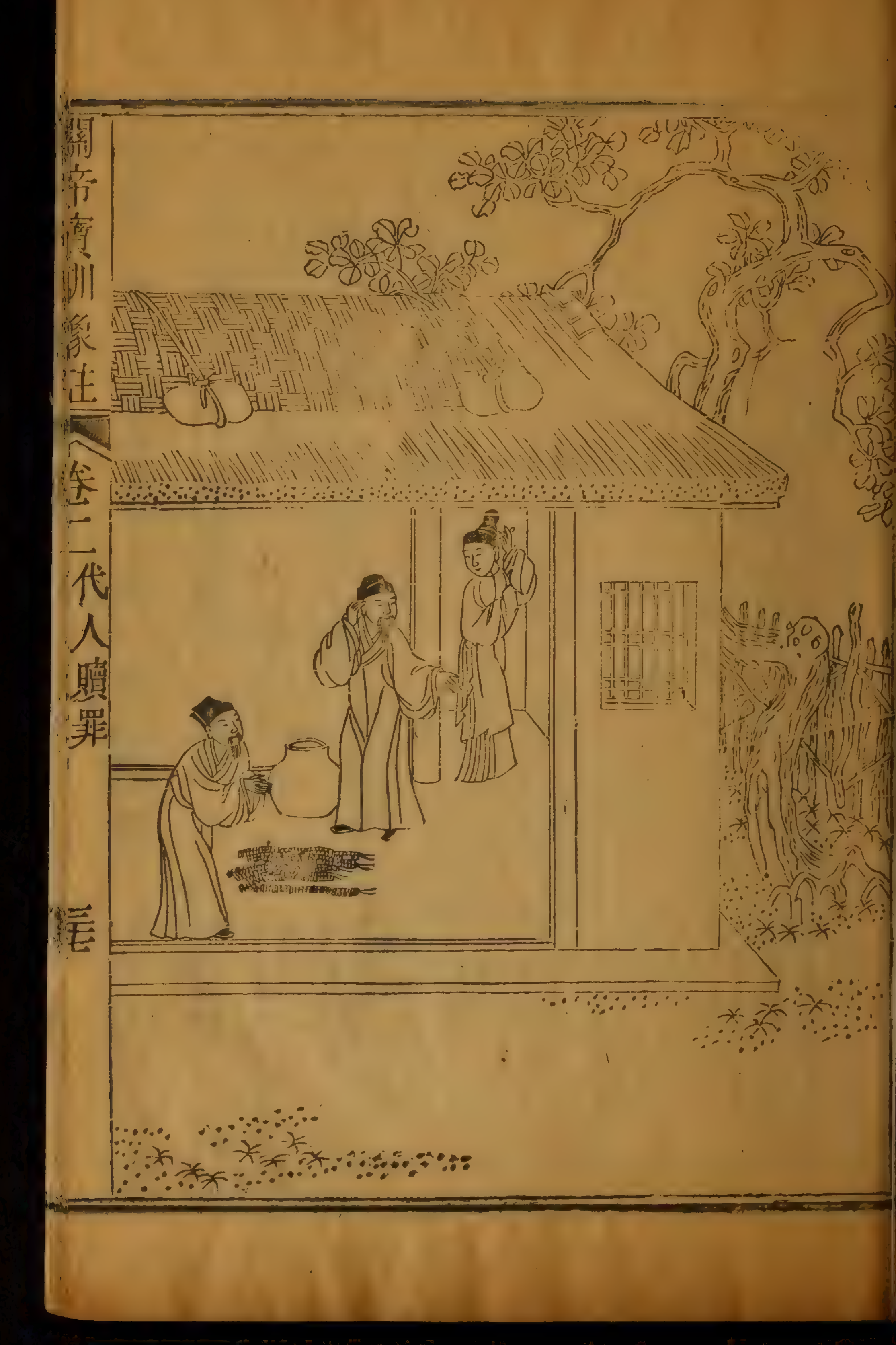




宋黃汝楫。浙人。家富。時方臘寇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空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則殺死。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百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載至賊營。千人皆得脫。楫生五子。相繼登第。


青天白日

明李遂爲刑部郎中。錦衣衛執送十三人爲盜。公審知其寃。言於長貳請駁之。莫敢任。公毅然曰。規自利而置人於死。某不爲也。即自署名以駁。竟出十三人。後長子栻次子材俱登第。爲憲臺。



張繡邯鄲人。家貧無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滿。適有鄰人犯徒。欲賣妻以贖罪。而苦三幼子之失母。繡聞之。謀諸夫人曰。彼賣其妻。則三子不能活。遂以所積錢代完贖鍰。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兒賜之。乃生子閎彥。歷官刑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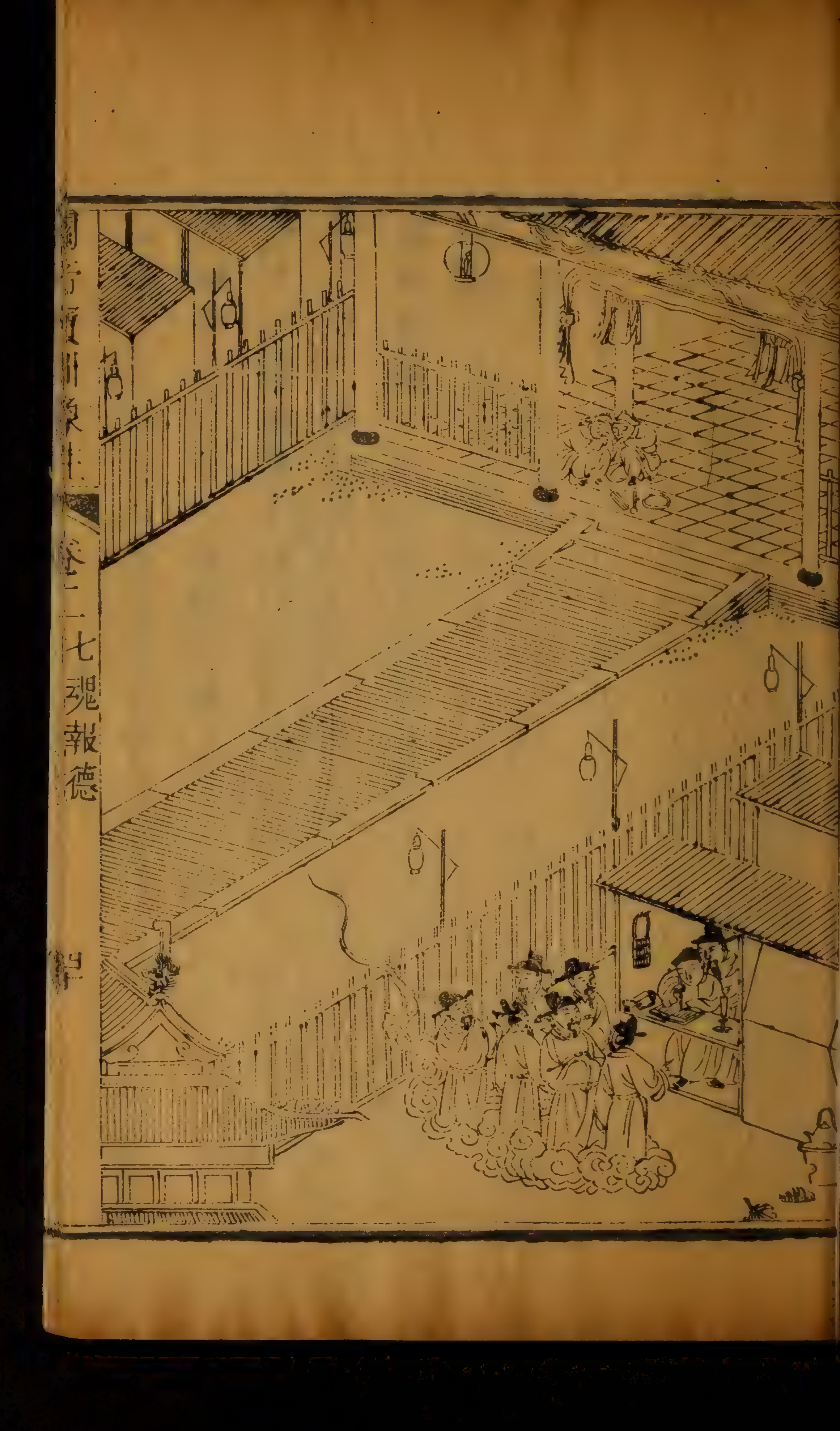
濟急

【增論】天下之履順境者千百中僅有一二人其餘類皆逆境往往致歎於屢空然終非急也若急則逆中之逆凡有目者所共見凡有心者所共傷矣苟見之而不思有以濟之徒傷之無益也而無如履順之人每不知急廹之苦或漠焉置之而毫不相濟或偶焉濟之而無補其急豈知杯水難救車火以致愁而病病而亡甚至自經於溝瀆者豈少也耶而在尚義之人則出其所有以濟焉更稱貸他人之所有以濟焉且千方百計於無中生有以濟焉即有履順之人從而誚之曰爾肯顧人之急恐人不肯顧爾之急也而尚義者曰吾將來雖急較

彼今日之急尚可緩也將來即急而至死較彼今日之死尚在後也而何復計之又何暇慮之隱天心無私惟善是庇寧忍負若人而不加佑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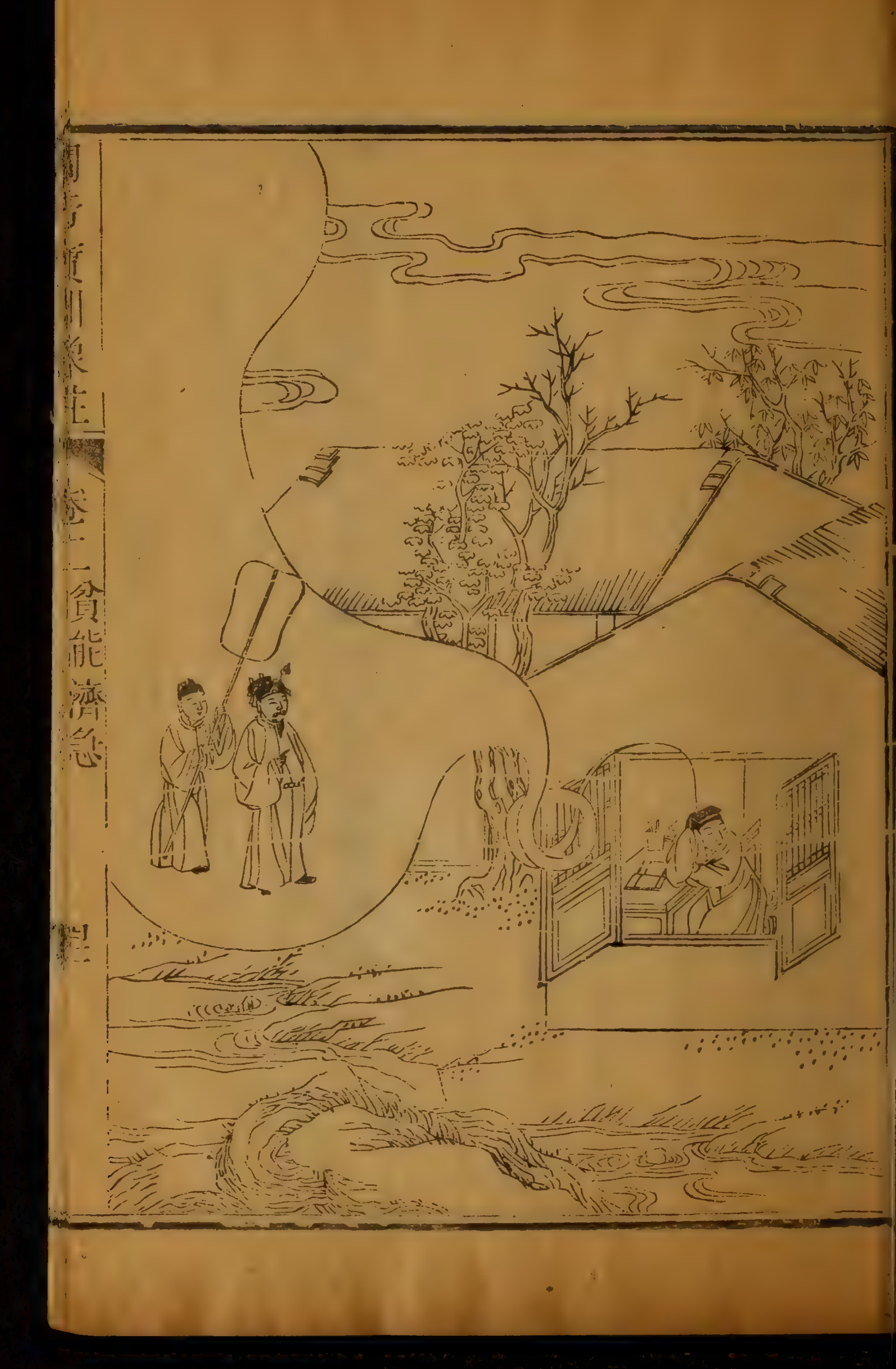


平陽耿廉獲罪流徙解送京師途中妻忽欲產人莫肯納有李凝者見之惻然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倘產爲風露所感冒則母子俱不能生吾寧受不祥何忍死其母子因留入室給之漿粥學士宋濂聞之高其行爲作傳焉



卷二十七魂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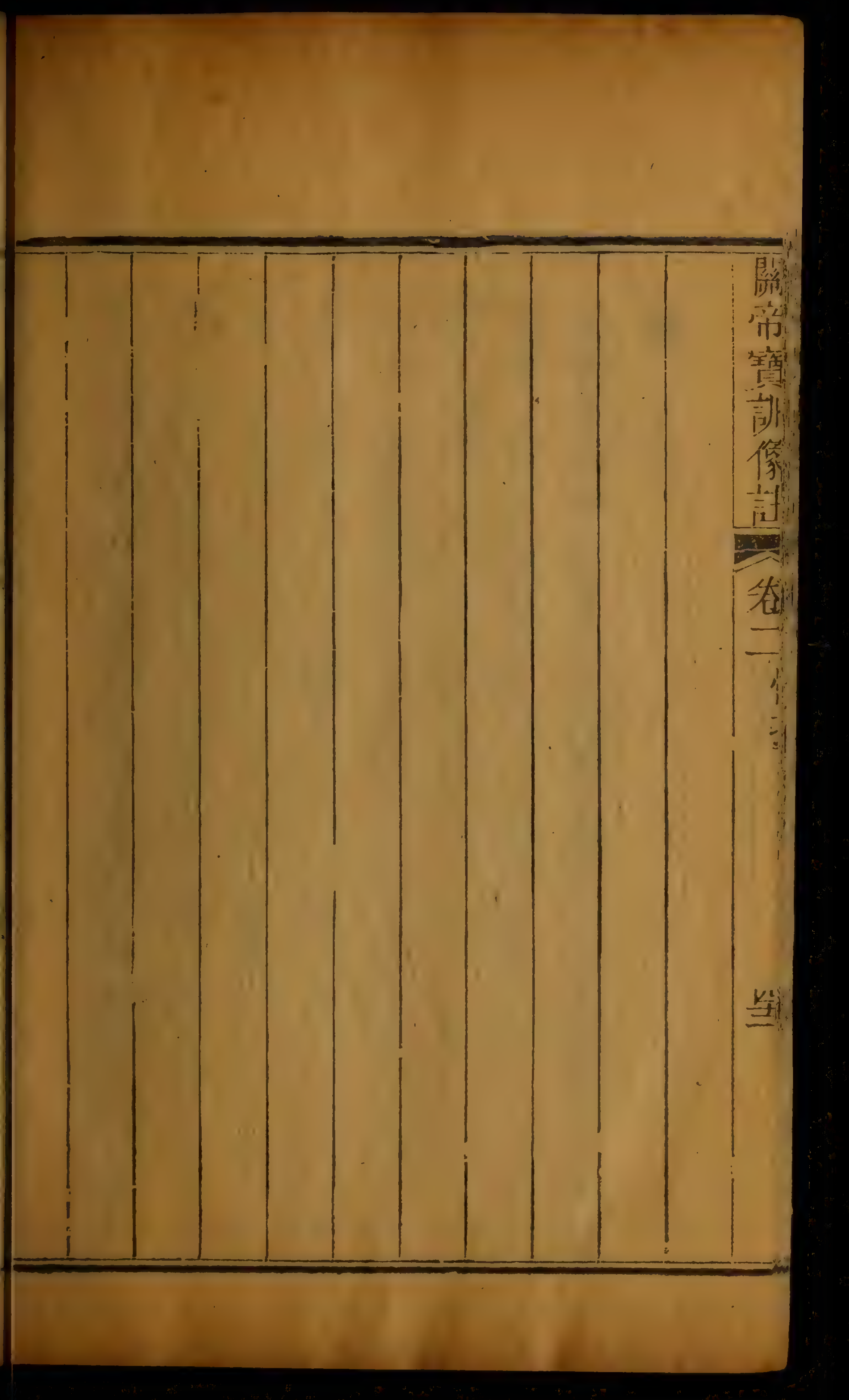
國朝左藻桐城縣監生初不事舉業貿易蘇州買婢爲女從嫁婢容端重問其祖父婢泣云我祖七世進士作宦今父欠官糧無措不得已賣我耳藻聞之惻然因日暮閉女室中已乃邀同寓博戲達旦隨送女歸其父母不取原値復與銀釧一副認爲已女囑媒爲擇良配其父母感泣叩謝藻父在家夢冠烏紗七人謝曰汝子有陰德奏聞　上帝賜伊一榜醒疑之頃復夢如前藻歸父問其有何陰德藻乃述前事父告以夢值康熙癸酉科場促令赴試藻遂入場及試題出藻悶悶而寐夢冠烏紗七人來每人把藻手寫文一篇藻醒見文已寫畢遂交卷三場皆然榜發藻中式第六十三名高郵沈仲岳述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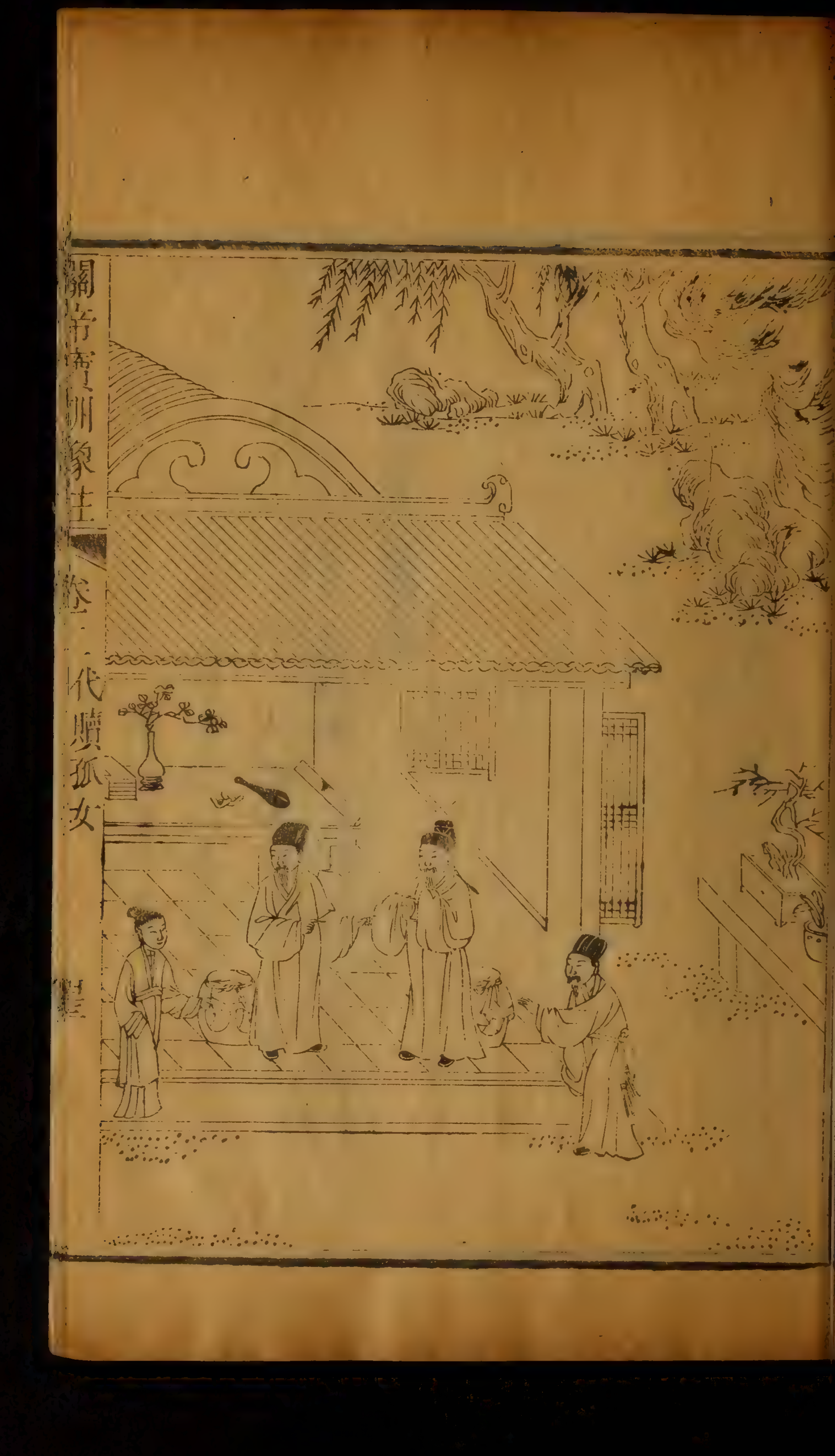


孫景園太平諸生貧甚然性好周急嘗曰必待有餘而後濟人恐無濟人之日不如就目前勉強爲之每見人有急必設法周濟即負累受害亦不恤後夢神告曰爾貧能濟急比富者功倍即有善報矣次年鄉會聯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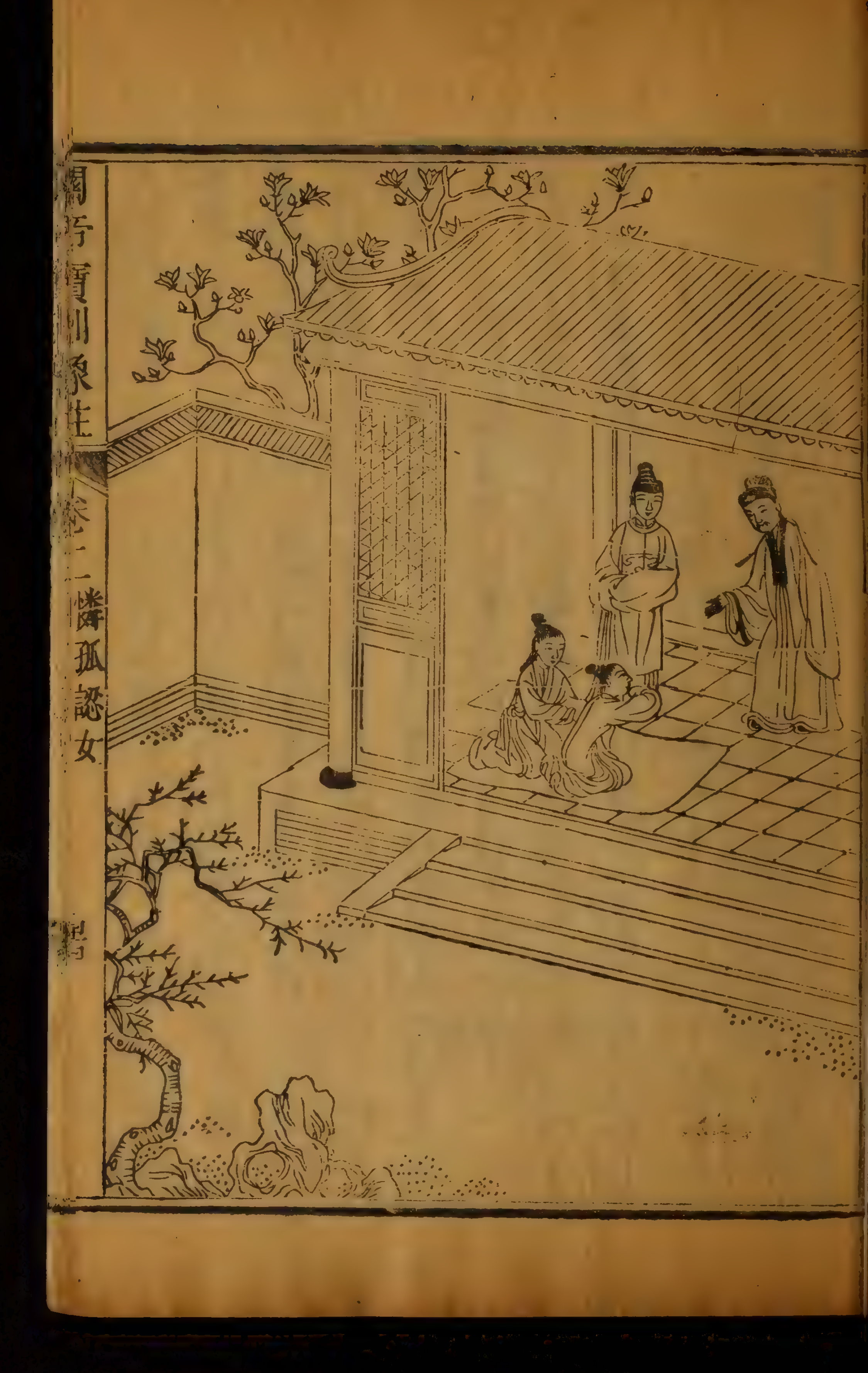
恤孤

增論孤子煢煢伴與嫠母相倚爲命耳豈不大可傷哉伊父雖有遺貲而幼不能謀生不數年而食罄矣伊父縱有遺產而弱不能自立不數年而蕩盡矣况其間惡族之侵奪小人之欺騙又有不可逆計者乎惟遇此等人加一番體恤視其窘迫莫支則捐金以相助視其外侮莫禦則出力以相幫俾其漸至成人而後止然此特就孤子論耳至於人出外而無偶則爲孤客人在家而無輔則爲孤身又仁人君子所不忍愁視者亦必有憐恤之道矣





石璞玉開封人富而好善釋道募化不肯多給曰此固好事尚有人行我惟撿人所不肯行者爲之而已凡親友中煢煢孤寡百般憐恤有亡友孤女賣與人爲婢玉聞而贖之嫁與士人後玉享高壽逝之夕鄰翁見有人執彩旗到門恍若請爲某城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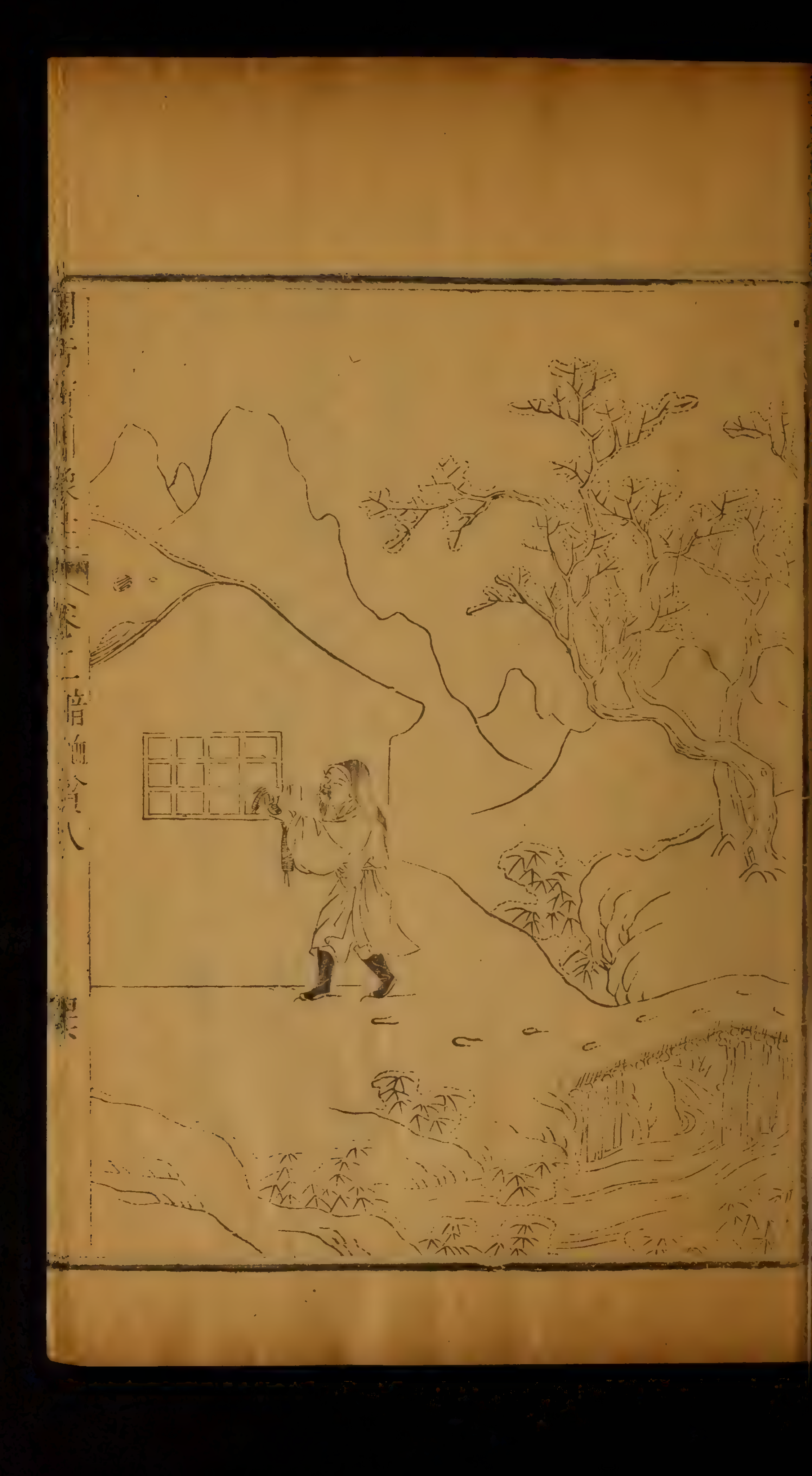


唐劉宏敬貲財巨富。遇善相者曰。君財甚豐。然二三年大期將至。奈何。敬曰。天數其可逃乎。相者曰。惟德動天。勤修令德。壽必可延。敬乃爲身後計。有女將適人。覓四婢從嫁。內有方蘭蓀者。色姝而姿態不凡。詢之。對曰。妾代爲河洛名家。父任淮西。遇吳寇亂。因姓與寇同。寃遭淪沒。妾已再易主矣。敬傷歎。遂焚其券。認爲甥。厚貲。先其女嫁焉。一夕夢披靑衣人泣拜曰。余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無以報。今君壽將盡。當爲請於上帝。後三日復夢蘭蓀之父曰。幸上帝許延君壽二十五載。當及三代。敬未敢信。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曰。君自眉至髮有陰德上動於天。延壽二十五載。慶及三代。敬乃以實告。後果如其言。

憐貧

增論古今聖賢豪傑。多從貧之中崛起。貧乃好消息也。寧肯受人憐哉。而在中下人。輒以貧爲苦矣。難乎免於人之憐矣。假如欲養親也。而衣食有不給之憂。欲敬兄也。而梨棗有難推之苦。妻子宜和。或因貧而室人交謫。朋友尚義。或因貧而慷慨難施。是人之大倫。每以一貧而有缺。已推之而謀子孫。無力完婚姻。無資畢喪葬。無措疾病。不能療恩情。不能報種種苦緒。無非貧之所致也。可憐歟。不可憐歟。而所謂憐貧者。厥有道焉。頻借頻應。而不望其償也。時周時餽。而必託以故也。或予之以不費之惠。而使其不感。或貽以自然之利。而使其不覺

不然憐矣而矢口嘆嗟未免令貧者氣短憐矣而向人表白未免令貧者色慚何若憐之而我隨忘憐之而彼堪受之爲愈耶



瞿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攜錢二十緡投窓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肩挑背負諸人。必多償其直。曰。彼胼手胝足以求利。忍與較乎。享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榮顯。


佑善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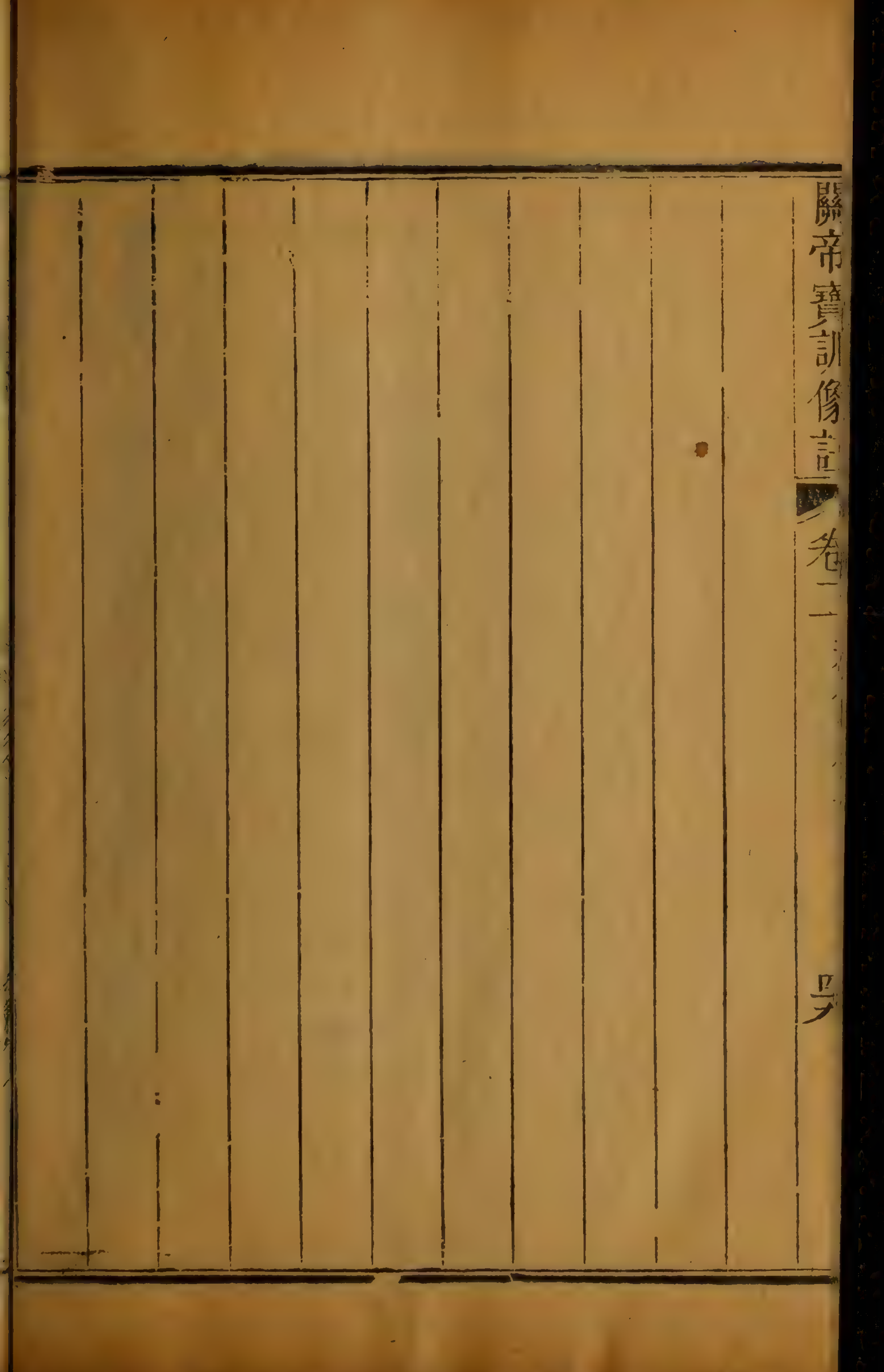
明費黃鎮江人。家計僅足。歲歉。鄉里親故求貸者無不立應。至次歲或來償。曰。周人不足。理之常也。悉辭弗受。衆心感。刻合力造一橋。以祈天祐。名曰佑善橋。後其孫誾成化間會元及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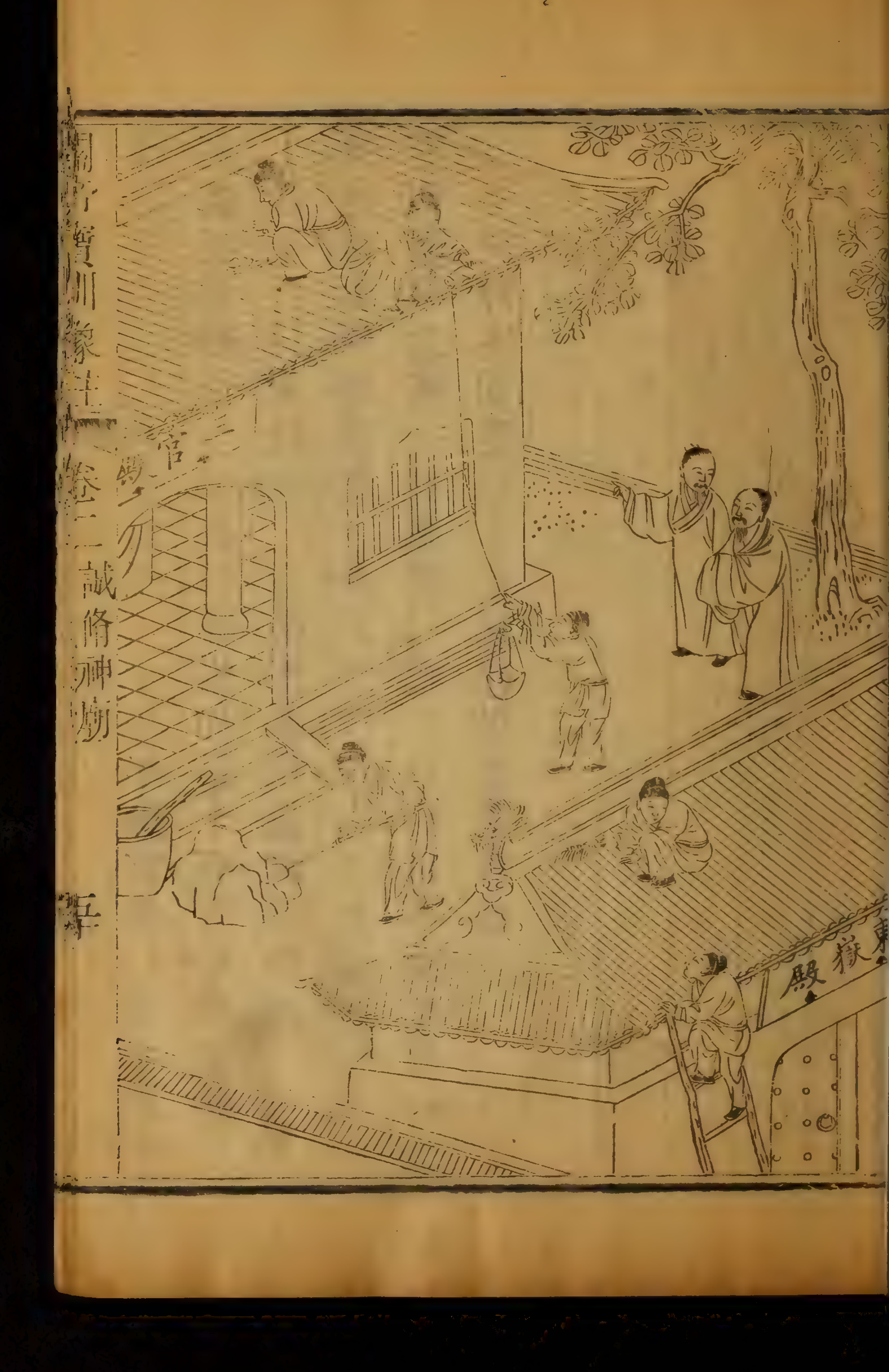


國朝李登瀛。華亭人。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賣子以償租。公惻然曰。爾疾不能治田。非爾過也。我雖貧。尚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也。亟取租銀去。贖爾子歸。其人曰。兒已成賣。豈許贖歟。公曰。我貧人。且讓爾租。富室大家。亦知積德。我爲爾言之。遂與同往。主人服其義。許之。父子感泣。日致禱祀。公隨聯捷。官至御史。

修廟宇

〔增論〕天下郡邑中莫不有應祀之神以爲斯民佑廟宇之建正所以安神以伸其敬耳有如風雨之失調也水旱之間作也災祲之遞見也則相與拜叩之禱祝之儼然有如在之誠焉而特患廟宇前闕則神無所依矣又患廟宇將頽則神有所恫矣故必於無者剏之使有頽者修之使新務令煌煌在目動人見像生心之意豈不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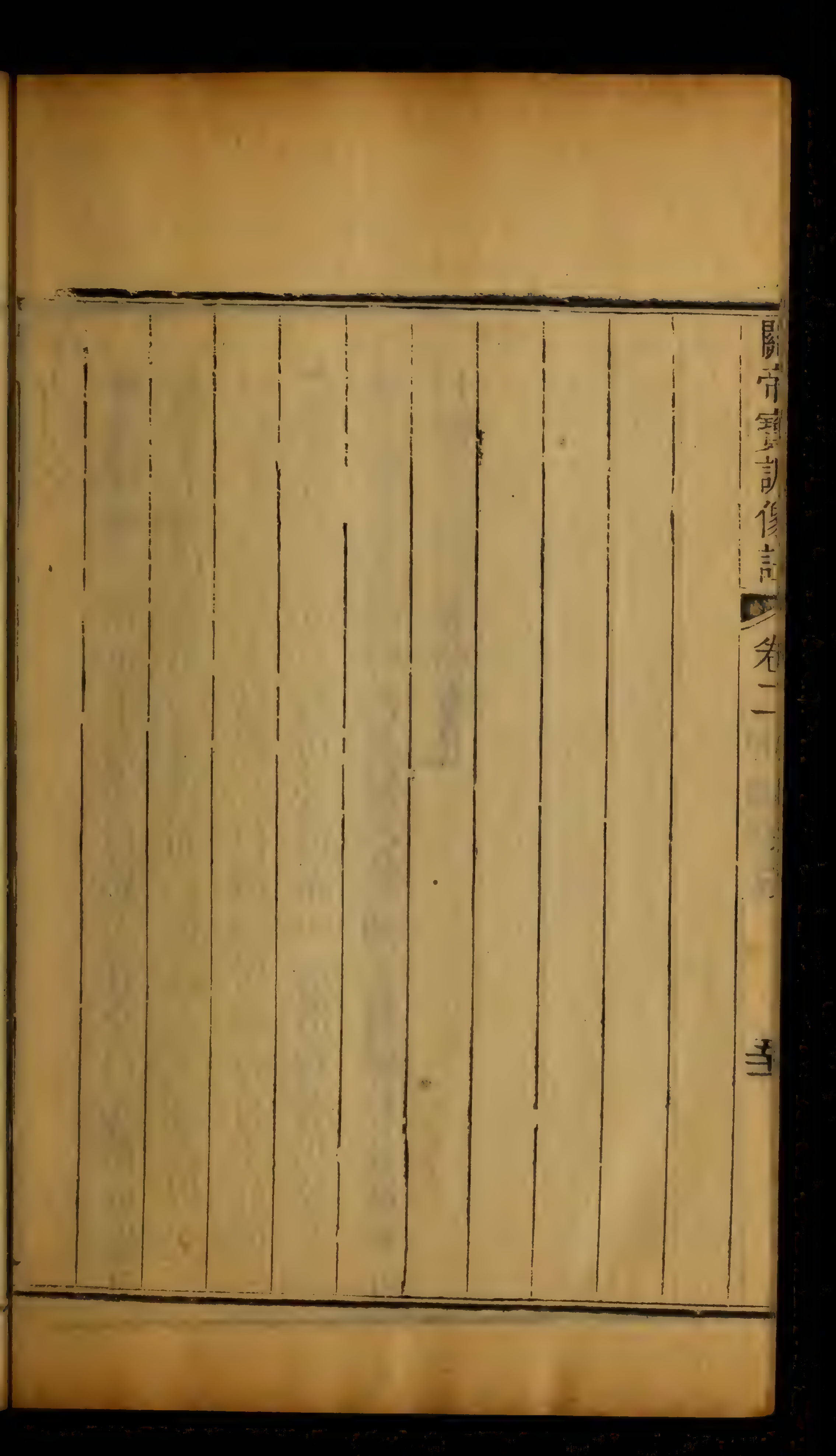




靈佑宮胡道人者。自康熙三十五年來宮修行。灑掃殿宇。處處必周。勤愼至誠。錙銖愛惜。如是十有五年。積蓄約二十餘金。因見東嶽殿三官殿。滲漏雨濕。神像頹壞。乃傾其所有。苫蓋修補。煥然一新。焚香叩拜。喜不自勝。遂辭赴白雲觀。朝夕念佛。一日謂衆曰。我今日有事。不能相隨念佛矣。坐於靜室。端然而逝。衆爲建塔。至今存焉。

印造經文

〔增〕論經典之在世不自今日始而在今日爲倍盛撮其大意不過使人明心見性而已後之人又繹之以文凡以解乎其義俾人易曉耳但遐陬僻壤每有不能傳流之處則非印造不爲功必從而印焉造焉廣爲散布焉使天下之人咸得而展閱之諷誦之晨鐘暮鼓庶幾可以醒夢迷而警悟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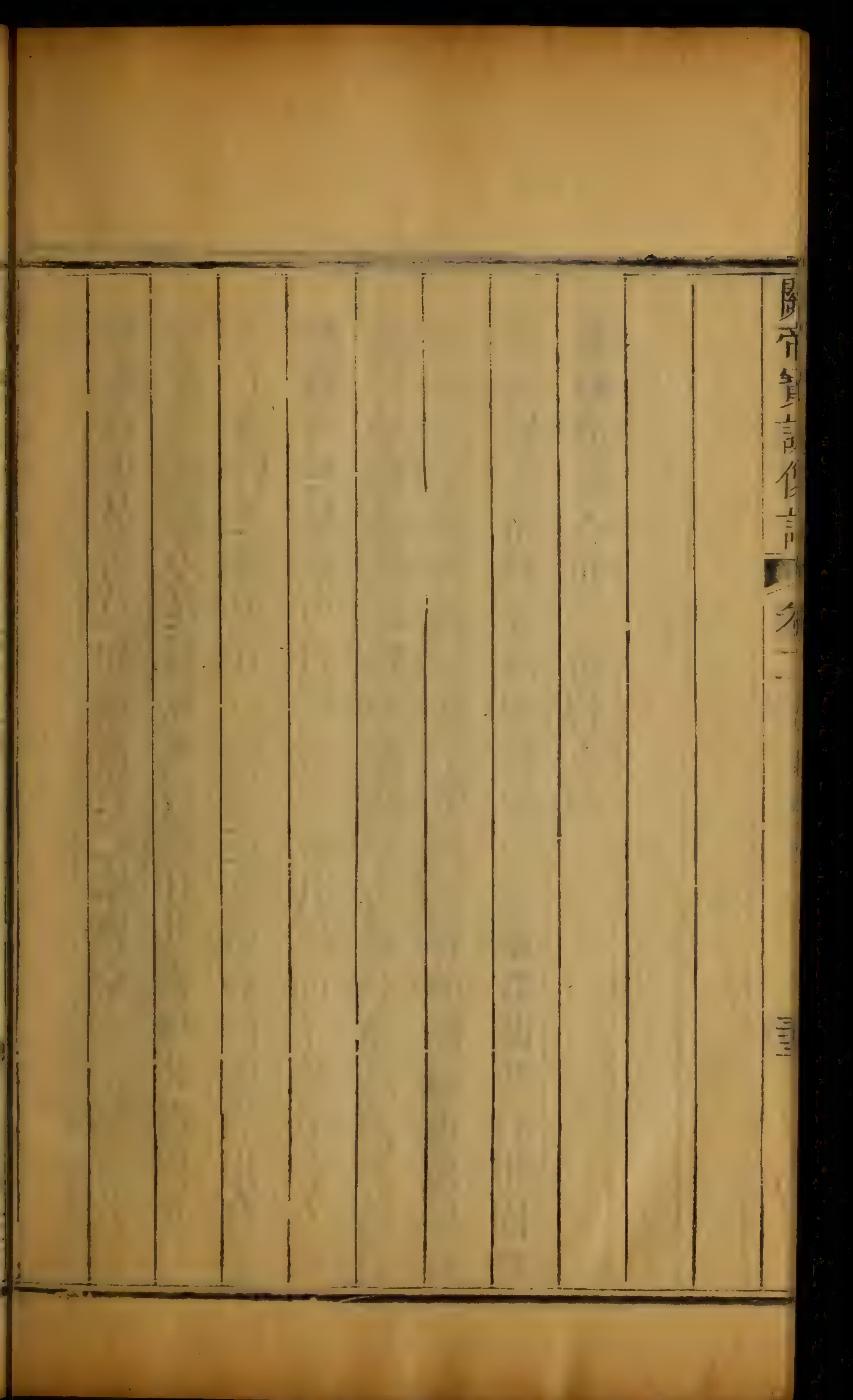




明陳之棟山西人。商販至京。寓一寺內。腦後生一疽。痛欲死。藥弗效。睡中恍惚見一人曰。爾臥禪堂。不敬經王。大病難受。悔罪消亡。醒問僧何爲經王。僧答曰。蓮華經。乃諸經之王也。棟頓悟曰。我到此無枕。信手取蓮華經枕之。腦疽之生。佛譴我也。因而佛前懺悔。將所枕經。另裝錦套。頂供殿上。又印蓮華經百卷。供送各廟。再服藥即愈。

捨藥

增論人生最苦莫如病。富貴之家醫藥調治猶易痊愈。若在貧賤無力延醫無錢買藥。任其輾轉牀蓐間幾何其不淪於死耶。更有行旅道途及窮鄉僻壤病出倉卒無醫可延無藥可買勢將坐視其死。而不能救仁人念此於是有捨藥之舉焉。擇驗真方修合施送藥無論貴賤而品味務真。躬任其辛勞。不避製必潔且也隨取而隨與毫不留難。多取則多與無厭斁此等行事。固與救難濟急者同一功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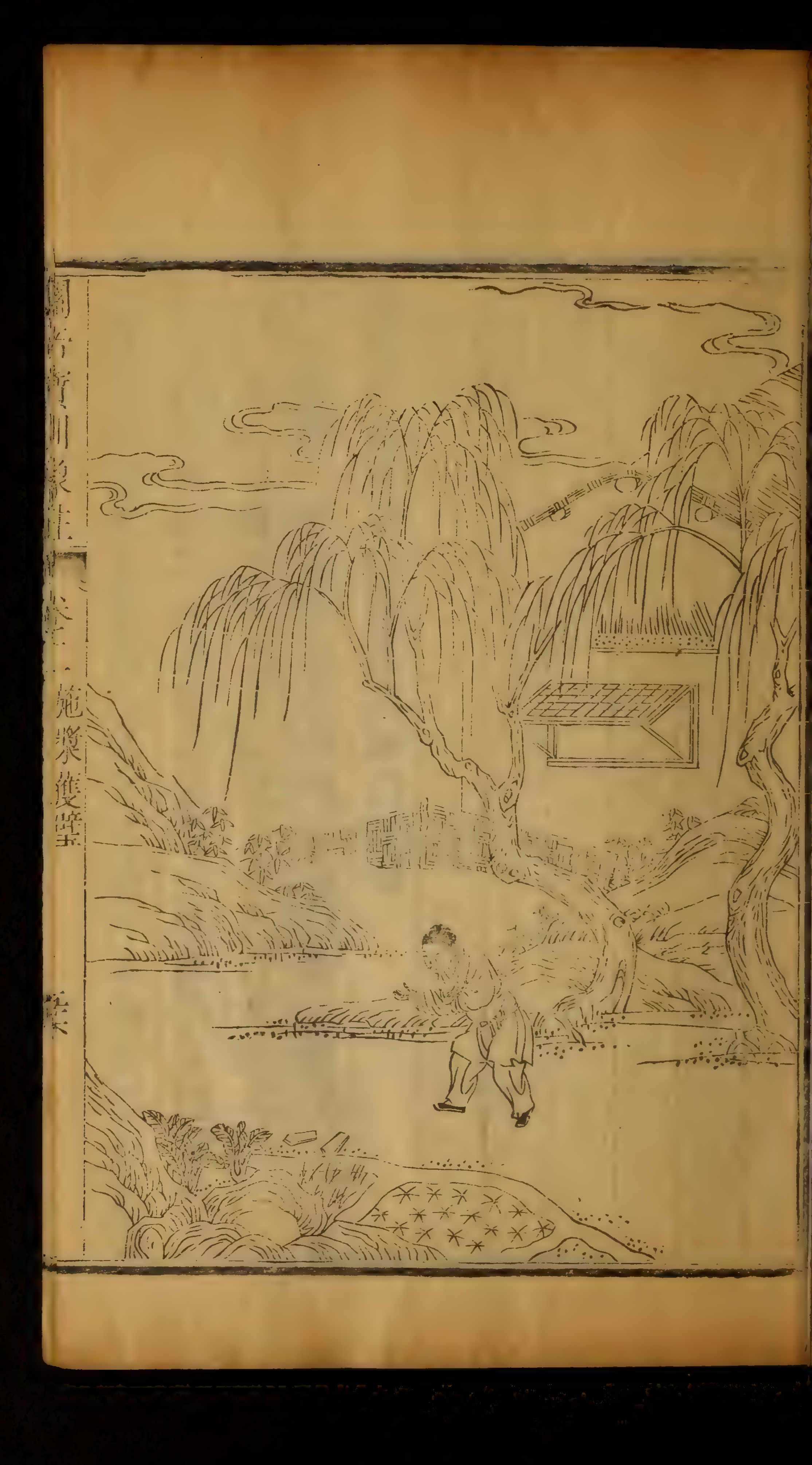

藥室

明蔡元璜父善醫病家請即去更檢驗方合藥施人樂此不倦伊姻親死而復甦言至一衙門有吏捧文書出手展文後批語令亟記傳播人間批云元璜無大善未該登第然其父捨藥多年即此一節中進士有餘也仰註冊施行下科璜果鄉會聯捷

施茶

增論世間樂善君子施捨惟日不足最上者施財功德誠鉅再則施粥施藥施衣施湯降而至於施茶若不敢自以為善也亦因姑結良緣耳不知人值渴時口乾舌燥心煩腸熱得杯水如甘露焉寧曰非善耶且捨茶棚多立於通衢曠野間往來行人無限苦況到此間一飲一坐可以暫時歇憩此何等利益而猶曰匪善耶甚矣施茶之功不可忽而不為也





漢陽雍伯嘗設義漿給行人三年有一人飲訖問曰何無菜羹答曰無種其人懷中出菜子一升與之且曰種此生美玉且得好婦伯種之數歲北平徐氏有女伯求之徐氏曰得白璧一雙當爲婚怱於種菜處得璧以聘生十男皆俊異先後仕於朝因名其地曰玉田

戒殺

［增論］凡物皆貪生也。而世人不恤其生。輒以殺爲常者何歟。亦曰物原供人之食。殺之不爲喪心耳。愚謂殺生者。卽不謂之喪心。實可謂之忍心。亦不咎其忍心。祇咎其縱口腹之欲。貧賤之人。殺生尚少。富貴之家。殺生必多。或有從而勸之者。不增其厭。卽激其怒矣。豈知殺機太深。則殺孽不淺。殺氣太重。則殺報不輕。可勿戒乎。

蓮池大師戒殺文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己口食。或利刃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或鹽酒生醃。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

業結成萬世寃仇今人多病多夭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官刑或死毒藥皆殺生所感也我今哀告世人不敢逼汝持齋且先勸汝戒殺戒殺之家災橫消除福壽綿遠種種吉祥難以具說獨奈世間食肉咸謂理所應然乃恣意殺生廣積寃業相習成俗不自覺知昔人所謂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是也計其迷執略有七條開列如左餘可例推

一曰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已身始誕之辰乃生母當難之日也是日也正宜戒殺持齋廣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早獲超昇現在椿萱增延福壽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上貽累於親下不利於已此舉世

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一也

二曰生子不宜殺生。[illegible]凡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illegible]個子死於心安乎夫嬰孩始生。不爲積福。而反殺生造業。亦太忍矣。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二也

三曰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增業耳。夫八珍羅於前。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無益而有害。智者不爲矣。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三也。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

斯逆矣。又婚禮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慘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四也。

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嘉賓。蔬食菜羹。不妨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笙歌饜飫於杯盤。宰割冤號於砧几。嗟夫。有人心者。能不悲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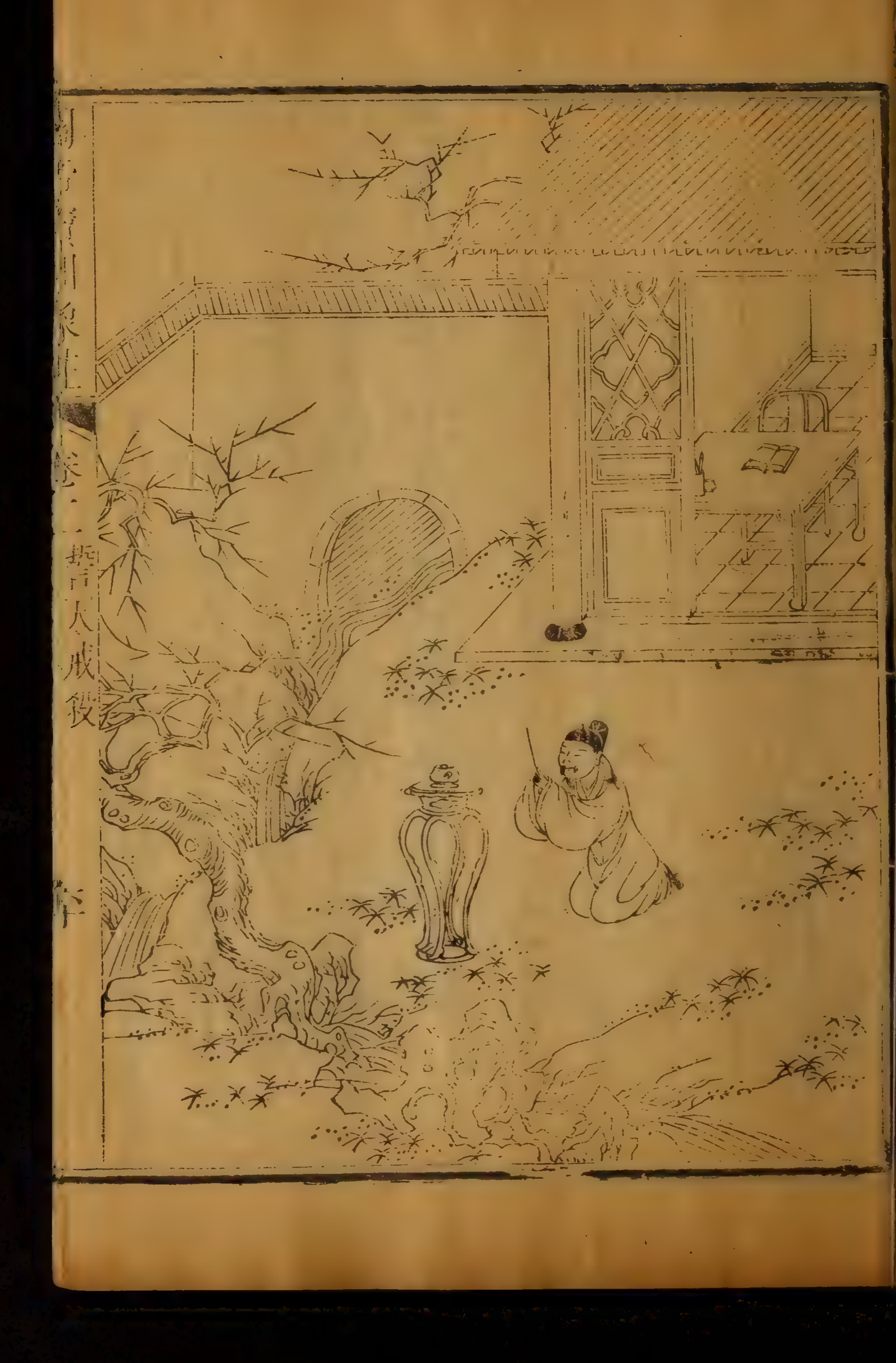
六曰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牲祀神以求福祐。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殺他物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於此矣。夫正直者爲神。神其有私乎。命不可延。而殺業具在。種種淫祀。亦復類是。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六也。

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為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宰牛羊豬犬等，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必其凍餒而死也。殺生營生，神明所殛。以殺昌裕，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莫斯為甚矣。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七也。

海剛峰先生戒殺辯

或曰：人但要心好，何必戒殺。答曰：心好無過於慈，乃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痛癢之物，戮其身，啖其肉，天下之凶心、慘心、狠心、毒心，莫此為甚。好心却在何處。或曰：大仁無事小慈，何在戒殺。答曰：仁者宏濟蒼生。

豈以小慈而遂廢之。古聖賢仁民而愛物。又曰民吾胞物吾與也。如謂執此而遺彼。大仁豈若是歟。或曰細命似無關係。何必戒殺。答曰物命雖細。皆知貪生畏死。如蝦蛤螺螄等物。有數命不足充一羹。有百命不足供一飯者。何忍為口腹之故。而殺命至無算耶。至若豕羊雞鴨等物。小而畜之。皆有依依親人之狀。長而殺之。毋乃殘忍之過甚乎。或曰佛教戒殺。儒教何嘗戒殺。答曰三教雖殊。其仰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好殺耶。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非大聖賢教人以戒殺之明訓乎。



汪君弼江西人平日不殺生而宴客不禁但時常宴客竟與不戒殺等一夕夢竈神告之曰汝殺生太過子應死於鋒刃嗣續絕矣弼醒後仍不能改未幾盜入室殺其子遂無後弼痛悔噬指誓天永不令活物入廚更買物放生所活無算年過五旬生一子七旬外又生孫焉



學士周豫常烹鱔。見有鱔身向上。頭尾就湯而死者。剖之其腹有子。乃知鱔身就湯者。護子也。豫感歎。永不殺生。官至極品。

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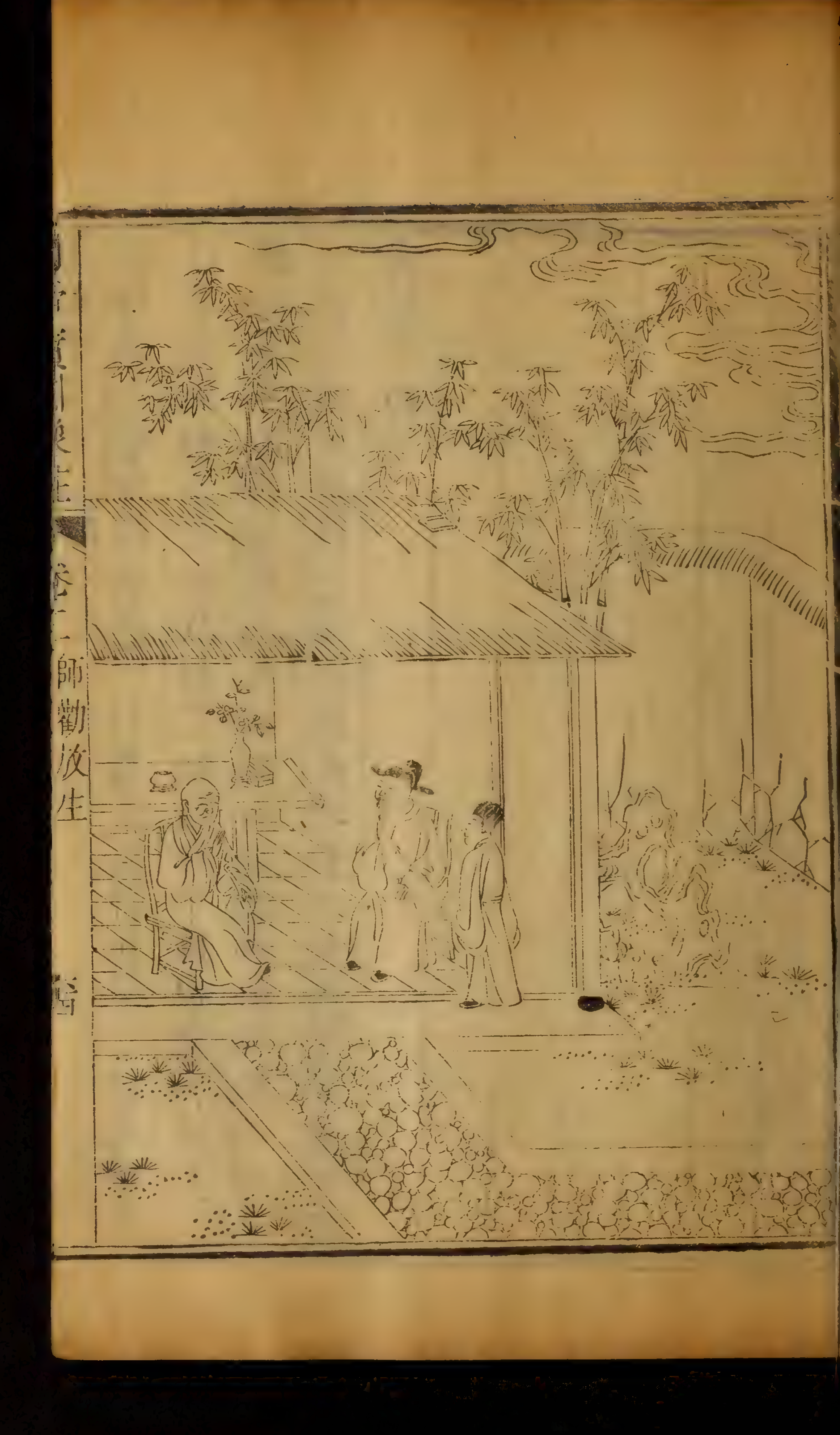
增論從來慈善之人。不打生。不網生。何自而云放歟。所云放者。以物到我之手中而釋放也。否則購於人之手中而轉放也。但欲放不可稍遲。恐物不耐其困也。欲放不可假人。恐物反受其害也。且放之不可有定期。恐貪利者因此而預捕也。放之不可有定地。恐貪味者探此而往取也。惟於目覩之頃。隨意而買放焉。曠野之間。隨處而縱放焉。則放生而物得生矣。噫。此等善行。在有錢之人易。在無錢之人難。然有錢放生。善固匪小。無錢放生。善尤加倍。乃理之確乎可信者。人亦知之否。

蓮池大師放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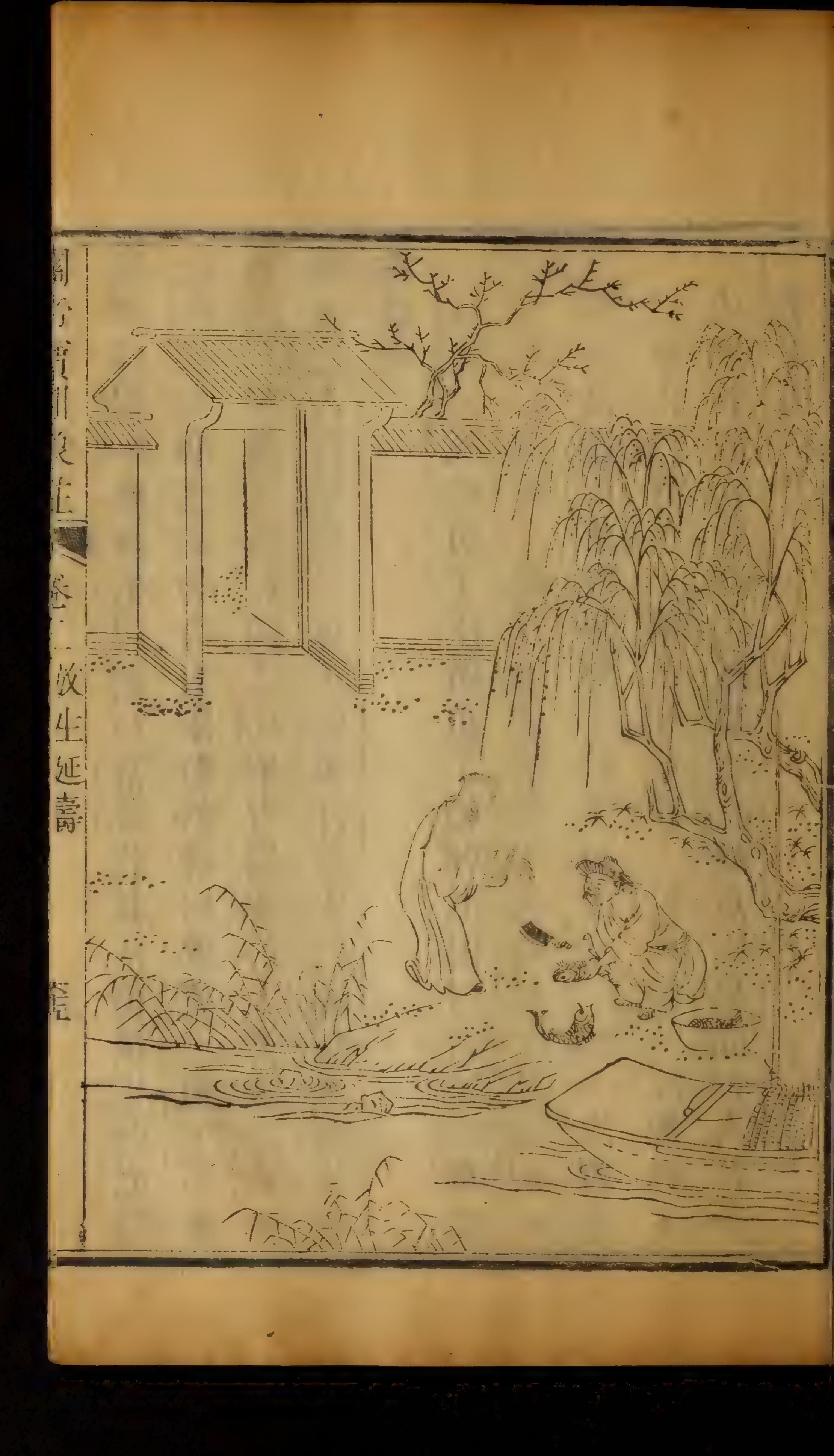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殺。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剮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甦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蟲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眞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

爲長年書生易卑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蛇雖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巳溺之蟻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鱉尉婢之篤疾瘳焉貰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昇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矰繳之危卜葬而羽蟲來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患民之牲並符甘時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崔鮮卑環報恩狐雀臨井援術力至殘軀得命董白鱔以聞經離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

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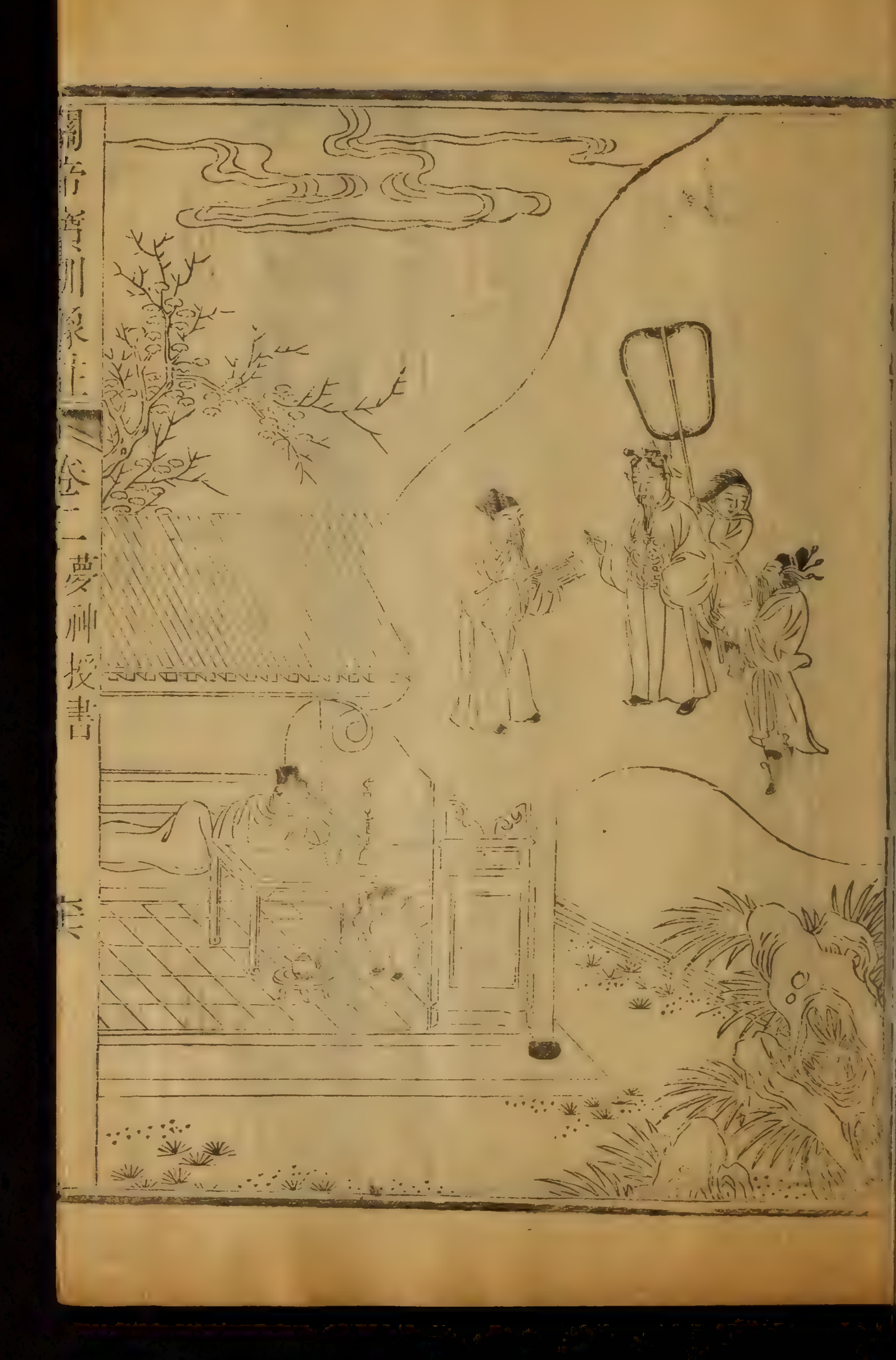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一日忽生疑。往決於小法華禪師。以某所見物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大錯大錯。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者。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個苦人否。公聞駭然。發心永行放生功德。大抵慈是善。放生實養慈之術云。



宣和間楊序夢神告以逾月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云大期已近物命有限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活曷圖之序竭力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魚子即投江河中月餘復夢神曰汝壽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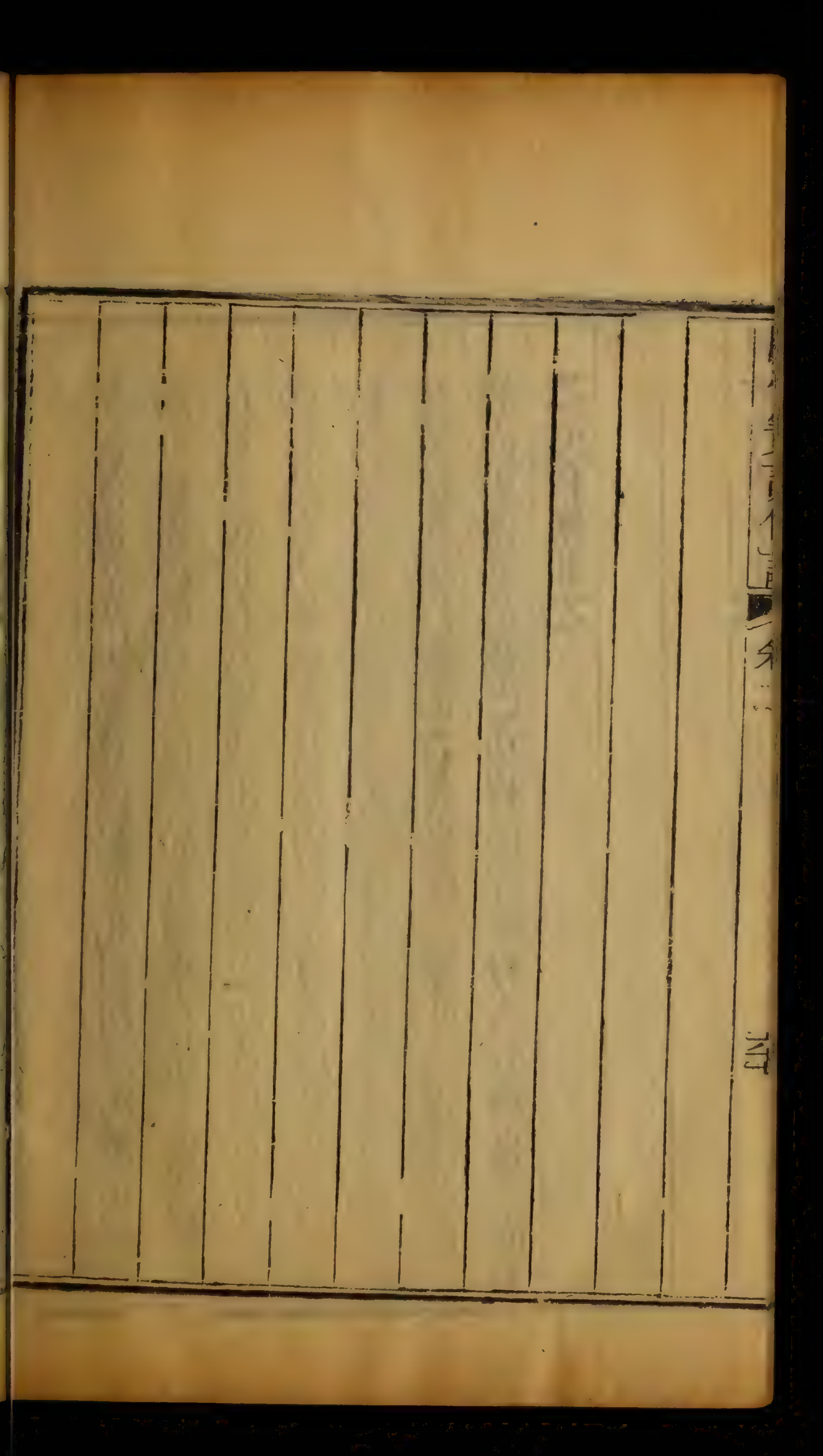
施遊山放生魚子法將魚子輕輕取出勿著鹽水攤放稻草上或苑上候其水迹略乾即放於河中恐為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泥中但不可離水　又一法將乾蘸細泥沙拌魚子攤放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淺際庶不被他物撈食物命之多放生之易無過於此仁人君子幸擇而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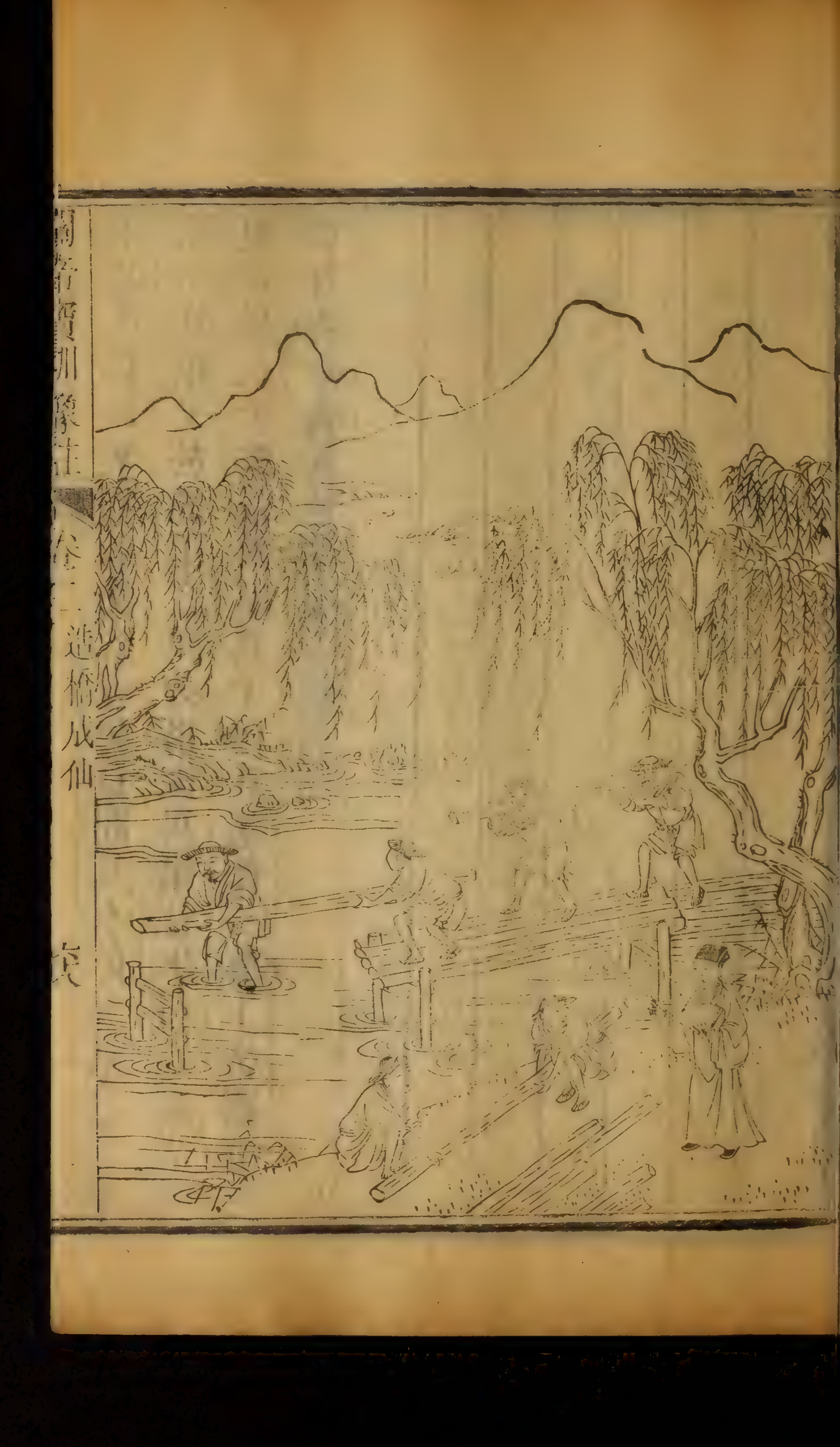


錢塘名士鄭生病中夢舉人陸庸成過訪。時庸成已死數月矣。儀從甚盛。問陸授何職。答曰。冥曹觀政。因出二書以貽。一則孝義圖。一則放生戒殺書。鄭視放生書云。此雲棲大師所刻。公在冥途。何以得此。答曰。冥王每遇世間嘉言善行。必紀錄。且頒布遵行。人莫患不信從耳。君能奉行此二書。病將愈矣。既醒。奉二書勉力行之。病果漸減。因傳其事。

造橋

【增論】江海茫茫。匪船莫渡矣。下此則爲河。爲溪。爲溝。爲澗。可無需於船。且不便於船者。則重有賴乎徛焉。橋有長短。有廣狹。有高矮。或用木蘗架而起。或用石砌疊而成。豈易言造歟。然度其所需之多寡。可以易爲力者。不妨獨造焉。其在難爲力者。不妨與衆共造焉。即曰因此任勞歟。而功以勞而益著也。卽曰緣此斂怨歟。而德以怨而更溥也。造橋之功。竣而往來行人。心焉喜之。而守之心何樂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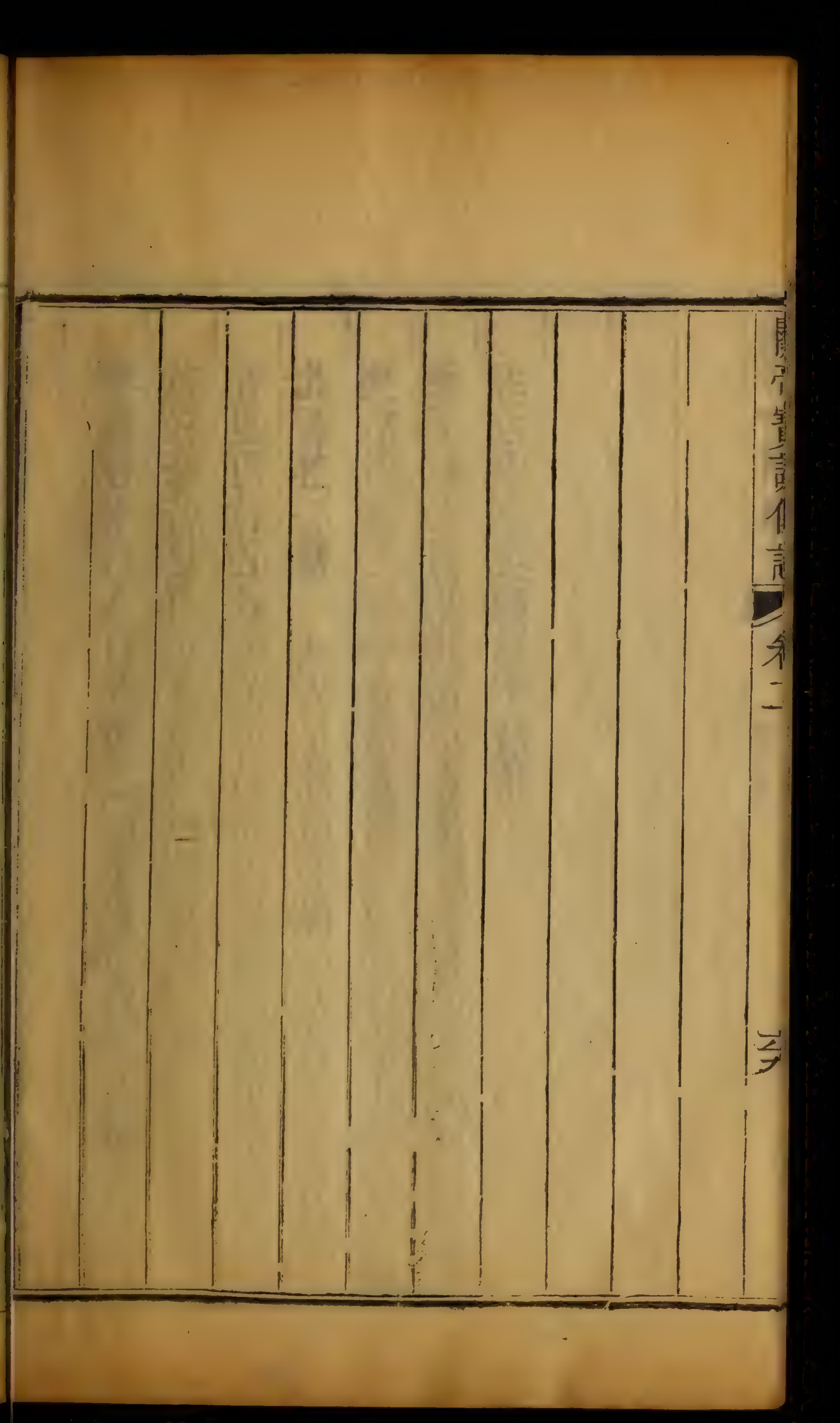




黃起庄農爲業。家道從容。每於夏間。凡水停泥陷之處。俱架木爲橋。又於溝渠之間。必搭板爲橋。往來行人。處處稱便。如是三十年。臨終囑其子曰。我適作一夢。上帝嘉我建橋有功。命我爲地仙矣。言罷而逝。

修路

〔增論〕往來行人日夕遊之而不絕者路也大路平坦無待於修若地有坑窪或車轍深陷秋冬乾燥猶恐難行春夏雨時必致困苦而若高山峻嶺險隘更多行人到此膽落心驚一或失足性命不保仁人君子發心修之窪陷者墊之使平峻隘者開之使寬務使往來行人咸受平坦之利此其爲功豈淺鮮哉有財者用財無財者用力眼見功德曷不勉諸





馬景白爲人傭工。其村中街長五里。值雨後泥深。車輪淤陷。畜受鞭撻。人苦費力。白每於雨後荷鋤修補。令其平坦易行。十餘年不倦。後遇一武官。引去入伍食糧。以軍功授千總。累陞至都司。



